



文選集釋

和16
1202
/0



18
明
歸
卷

文選集釋卷十九

涇 朱 琦

蘭 坡

姪 曾 欽 成

元 孫 大增 校字

九歌東皇太一 屈平

標題下無注案漢書郊祀志云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
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彼所言太一當卽此東
皇太一所言司命卽後之大司命少司命也葉氏樹
藩引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
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
朱子以上台爲大司命第四星爲少司命太一亦見



前甘泉賦

吉日兮辰良楚辭集注引沈氏括云此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韓退之羅池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案宋陳善捫蝨新話曰楚辭以吉日對辰良以蕙殺蒸對奠桂酒此法本自春秋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又困學紀聞以論語迅雷風烈為比皆得其理然此處并藉與下皇瑤等字叶韻也附案日知錄謂易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與此正同

瑤席兮玉瑱注云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而瑱字未釋

案辛氏紹業九歌解云瑱鎮古通字周禮王執瑱圭釋文瑱宜作鎮湘夫人篇亦有白玉為鎮之語余謂瑱本為充耳之飾釋名云瑱鎮也縣當耳傍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是瑱取鎮義故華嚴經音義引漢書訓纂云瑱謂珠玉壓座為飾也與此正合

蕙肴蒸兮蘭藉注云蕙肴以蕙草蒸肉也案如注說蒸字用說文火气上行之義似未合朱子集注云肴骨體也蒸進也國語燕有殺蒸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也較注為允蓋殺與肴通曲禮左殺右截鄭注殺骨體也乃集注之所本左氏宣十六年傳

王享士會以殺蒸疏言禮升殺於俎皆謂之蒸下引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蒸王公立飫則有房蒸親戚宴享則有殺蒸彼注云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蒸牛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蒸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殺蒸房蒸者卽傳之言體薦殺蒸者卽傳之言折俎此處正言薦神則以肴蒸爲內外傳之殺蒸甚確固宜當升俎之時非在庖之時矣

靈偃蹇兮姣服注云靈謂巫也案下篇雲中君靈連蜷兮旣留注亦云靈巫也楚人謂巫爲靈子蓋一本靈下有子字也廣雅云靈子醫蘘覲巫也王氏疏證謂楚語曰民之精爽不儻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說文靈靈巫以玉事神從玉靈聲或從巫作靈易林小畜之漸云學靈三年仁聖且神明見善祥吉喜福慶古者卜筮之事亦使巫掌之故靈筮二字竝從巫離騷經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猶巫氛耳余謂下篇靈皇皇兮旣降注又云靈謂雲神者楚辭集注以靈爲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周禮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鄭注云巫下神之禮是巫以降神神降而託於巫卽

此所謂既降矣

又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注云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案一本無湯字蘭與芳對舉則芳非泛作芬芳字也本草白芷名芳香又名澤芬陶注別錄云東間甚多道家以此香浴又用合香吳氏草木疏謂集韻芷諸市切香艸也同音菹字艸名薜蘿也今離騷菹亦多作芷蓋菹有芷音讀者亂之菹音芷者謂蘄菹也余謂騷經雜杜蘅與芳芷卽白芷云芳芷者合言之耳李太白詩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當是本之此篇

華采衣兮若英注云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自絜飾案吳氏草木疏謂蘭也芳也華也若也四者皆香草據北山經單狐之山多華草澁水出焉郝氏謂呂覽別類篇草有莘有藟御覽引莘作華豈此華草與惟彼說云獨食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未知何色吳氏又云爾雅葭一名華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詩蒹葭蒼蒼言其色之青華爲蘆之未秀蓋九青嫩時也余謂爾雅葭華詩正義引舍人曰葭一名華故吳氏爲此說但華采衣連文非與若英對舉義似未的而朱子集注則云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潔清也并

以若亦爲虛字矣。又案爾雅葭華各本皆同惟阮宮保校勘記云華當作葦東京賦外豐葭葦李善引爾雅曰葭葦也是唐初本不誤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訛耳郭注葭葦云卽今蘆也注葭蘆云葦也正彼此互證又詩疏引舍人語華亦葦之誤觀下文云成則名爲葦也知疏所引本不誤不知者乃改之余謂舍人語見豳風以釋八月萑葦若是華字疏何用引之况爾雅邢疏明言葭一名葦卽今蘆也是不以爲華字然則華與葦字形相似而誤吳氏說亦據誤本耳至明毛氏晉陸疏廣要以葭華爲卽蘆花風吹如雪

者與上葦醜芳一例然郭注云其類皆有芳秀秀卽是花何說文云葦之未秀者耶吳氏轉云蘆之未秀爲華華豈未秀之稱皆非也。又案爾雅猋蕪芳爲句葦醜芳爲句本郭義也孔氏廣森以爲舊失其讀當於葦醜絕之猋蕪芳三名皆葦類也芳者葭之華也卽今蘆花如此則華非誤字亦通竝存之以見古書正未可執一而論

蹇將憺兮壽宮注云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案漢書郊祀志武帝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臣瓚注

亦以壽宮爲奉神之宮卽引此語爲證漢蓋效楚制矣孫氏補正則引許說謂呂子知接篇蒙衣袂而絕乎壽宮注云壽宮寢宮也然此處正言祀神仍以舊注爲允

聊翱翔兮周章注云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翺也案五臣注周章往來迅疾也又注吳都賦周章夷猶云恐懼不知所之也注魯靈光殿賦云顧盼周章驚視也王氏學林曰周章者周旋舒緩之意蓋九歌有翺翔字吳都賦有夷猶字靈光殿賦有顧盼字皆與周章字相屬亦優

游不迫之貌前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應劭注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所謂拜起周章者其舉止進退皆喻人意而不怖亂也而五臣反以爲迅疾恐懼驚視誤矣余謂周章乃不定之意觀此處王注可知吳都賦劉注周章謂章皇周流也羽獵賦章皇周流李善注章皇猶傍徨也劉又引楚辭湘君篇君不行兮夷猶王注夷猶猶豫也太冲賦正言獵事故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紉中更何得云舒緩下文魂褫氣懾卽五臣恐懼之義不知所之者言其傍徨無定也靈光殿賦俯仰顧盼東西周章

蓋極狀殿之宏麗上下左右驚視無定也五臣語無不合惟馴象拜起周章似與舒緩義稍近然亦言其或拜或起周旋進退在在若解人意原不指一事但非恐懼驚視此則各隨文釋之要其爲不定之意固略同王氏說殊未的。又案周章與譎張二字音竝同爾雅釋訓譎張誑也尙書無逸譎張爲幻蓋亦眩惑無定之意譎張一作俯張俯一作侷又作軻張本書劉越石答盧諶詩序自頃軻張注云軻張驚懼之貌也此與五臣釋周章爲恐懼爲驚視相合則知其以同聲義得通矣

又湘君

邇吾道兮洞庭注云洞庭太湖也案吳之震澤別稱太湖中雖有洞庭兩山不得卽以爲湖名致混於楚之洞庭觀下湘夫人篇洞庭波兮木葉下注但以爲湘水波則知此處非遠及震澤矣當是本云大湖也古多以大爲太傳寫遂作太耳

望涔陽兮極浦注云涔陽者江隋名也近附郢案說文涔字一曰涔陽渚在郢與王注合段氏謂王許皆不云有涔水蓋謂近郢濱大江之洲渚耳然旣曰涔陽自當以涔水之陽而名水經注澧水入作唐縣左合

涔水涔水出西天門郡在今澧州安鄉縣北與荊州府公安縣接壤公安漢孱陵縣地而府治則楚郢都也方輿紀要云公安縣西南百里有涔陽鎮卽此固與郢相近矣

附案何氏謂涔陽漢之陽也引史記沔涔既道涔卽潛也

石瀨兮淺淺注云瀨湍也淺淺流疾貌案說文瀨水流沙上也湍疾瀨也是瀨本爲水流沙上瀨之急者則爲湍矣前吳都賦混濤并瀨劉注瀨急湍也依說文當云湍急瀨也漢書武帝紀甲爲下瀨將軍臣瓚注瀨湍也蓋本此注又云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磧亦沙磧也史記南越傳爲戈船下厲將軍下厲卽下

瀨厲與賴通也淺淺卽濺濺廣韻濺疾流貌集韻一先濺或作淺濺又三十三綫濺水激也或省作淺通作湍說文有湍無濺

夕弭節兮北渚注但云渚水涯也不言其地案水經湘水篇注云營水西逕營道縣馮水注之馮水帶約衆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是北渚實有其地屈子所言殆卽此與

又湘夫人

荃壁兮紫壇注云累紫貝爲壇案吳氏草木疏曰山海經闕澤多苾羸注云紫色螺也然與上下文所云不

類河伯篇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用紫貝則宜紫壇之紫蓋紫草也山海經勞山多茈草注云一名茈萇中染紫本草紫草條云一名紫丹一名紫芙蓉似蘭香莖赤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生碭山及楚地又紫石華條云紫一作茈古紫茈通余謂此處鋪叙堂室皆草木之類惟白玉爲鎮乃坐席故不嫌異下文云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正謂此也且河伯篇明稱紫貝而此單言紫亦有別矣氏以紫草當之義自可通茈萇已見前上林賦播芳椒兮成堂播朱子集註本作菊云古播字案洪興

祖云字本作羽盧氏文昭曰似當作羽从丑象舉手之形四點米之象也漢幽州刺史朱君碑羽芳馨魏橫海將軍呂君碑遂羽聲方表皆卽播字見說文菊鞠等字從之余謂播字古文作𦉳若羽則在米部爲番之古文獸足謂之番从米田象其掌羽亦當象獸足之形段氏謂播以番爲聲屈賦蓋假番爲播是也盧說非許義

辛夷楣兮葍房注云葍白芷也案白芷一物離騷異其名者四曰芷曰芳曰茝曰葍吳氏草木疏以芳爲芷以葍爲茝兩者各別據淮南書云舞者如秋葍之被

風則葍至秋猶茂今白芷立秋後卽枯故東方朔七
諫云捐芷葍與杜蘅王褒九懷云芷室兮葍房芷葍
竝舉其爲二物明甚然廣雅云白芷其葉謂之葍王
氏疏證謂芷卽莖也內則婦或賜之莖蘭釋文莖本
又作芷蘇頌圖經云白芷根長尺餘白色粗細不等
春生葉相對婆婆紫色是白芷根與葉殊色故以白
芷名其根別以葍名其葉也若然則九歌云辛夷楣
兮葍房芷葍兮荷屋及七諫九懷當竝是根葉分舉
但究爲一草故西山經號山多葍與淮南脩務訓之
秋葍郭璞高誘注竝與王逸同也名醫別錄云白芷

一名白莖一名葍一名莞一名苻離葉名葍麻蓋卽
以爲爾雅之莞苻離其上葍矣余謂如王說則吳氏
疏所稱皆不得爲芷葍分別之確證至莞爲小蒲而
疏亦以莖當之與芷莖莞合爲一者疑皆非莞已見
南都賦

疏石蘭以爲芳注云石蘭香草後山鬼篇被石蘭兮帶
杜衡注同案楚辭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皆云香草
不分別吳氏疏云石蘭卽山蘭也蘭生水傍及澤中
而此生山側荀子所謂幽蘭生於深林者自應是一
種故離騷以石蘭別之洪興祖曰山蘭似劉寄奴葉

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說本陳藏器本草注余謂如疏說正

近世之蘭花但與石蘭是一是二初無明據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裸兮澧浦注云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案孫氏補正引金云自此以下六句與湘君歌一律只是古詩重疊章法注所云殊欠雅馴且九夷之說無因與末四句亦不合余謂朱子集注於前篇云欲解玦佩以為贈而又不致顯然致之以當其身故但委之水濱若捐棄而遺失之者以陰寄我意而冀其或將取之如聘禮賓將行而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而主不拜也此捐袂遺

裸即捐玦遺珮之意然玦珮貴之而袂裸親之也所解明晰不知王注何以為此說。又案韓詩外傳孔子適楚至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絺綌五兩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可為此處二語之證。注又云裸襜褕也案裸說文作襪云南楚謂禪衣曰襪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襪古謂之深衣又說文褕字云一曰直裾謂之襜褕方言曰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襜褕廣雅亦云襜褕

文選集釋 卷十九 十一 荆州
禴也。禴禩即禴禴。則與禴衣有別。屈原楚人，當用楚語。禩爲禴衣，故段氏以王注言禴禩爲非。惟釋名云：荆州謂禴衣曰布禴，亦曰禴禴。言其禴禴宏裕也。是以兩者爲一耳。

又少司命

與汝游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朱子集注云：古本無此二句。王逸亦無注。此河伯章中語也。當刪案楚辭多重出語，二句在此文法亦順。然古本無之，自是錯簡。此外如騷經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集註云：善惡一作中情，非是。上文別有此句，此章韻

不叶也。九章惜誦篇亦同據此。知楚辭固有傳寫訛舛者。然則騷經長太息以掩涕兮，二句亦以韻叶之。而謂其誤倒未爲不可矣。

又山鬼

怨公子兮悵忘歸。注云：公子謂公子椒也。下文思公子兮徒嗚咽。注同案以公子爲子椒，未確。騷經兼及子椒子蘭，此何以專言子椒？旣怨之而又思之也。集注云：公子卽所欲畱之靈脩，亦非。惟楚辭燈以爲公子所思者之通稱，似近之。推此則上文畱靈脩兮，悵忘歸，明是繫承神靈兩而言。注以靈脩爲懷王正林氏

所云句句說到思君上去以致扭捏是矣余謂屈子九歌多故作杳冥恍惚之詞寫其憂鬱必以何者指爲何人異說紛然愈成穿鑿耳

九章涉江 屈平

欵秋冬之緒風注云欵歎也案說文欵訾也玉篇欵訾也訾者訶也段氏謂訾當作訾是也廣韻十六怪欵怒聲正合訾義十六哈又曰歎也殆卽本此注說文口部有唉字磨也言部有諛字然也二者音義竝同而與欵有別然古亦通用方言欵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欵或曰警廣雅欵警然磨也史記項羽本紀亞

父受玉斗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孺子不足與謀此正怒聲不作欵而作唉蓋欵唉不分矣若楚辭卜居悃悃歎歎之歎說文意有所欲也重文爲欵與欵絕異元次山有欵乃曲欵音襖乃音靄特行船之聲借用字而近人書欵爲款此楊升庵所謂誤益甚者也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注以枉渚辰陽皆爲地名案水經沅水篇注云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卽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漢志辰陽縣屬武陵郡方輿紀要云今辰溪縣北有辰陽城漢縣治此酈注下又云沅

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脩溪一百餘里長川逕引遠注于沅此文云乘船船余上沅兮故二者皆近沅之地也

入淑浦余儻個兮注云淑水名也案說文淑字在新附中玉篇淑浦也重文爲澳云水名在洞庭似卽以澳水爲淑水說文有澳字澳或爲澳之省然說文但云水名未詳何地元和志叙浦縣下引離騷此文云入叙浦而遭迴是叙不從水叙又與序通水經沅水篇注云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又西北入于

沅方輿紀要云淑水在今淑浦縣西三十里一名淑溪一名淑洲源出鄜梁山流入沅山在縣東淑浦縣本漢義陵縣地葉氏又引辰州志淑浦在萬山中雲雨之氣皆山嵐烟瘴所爲也故下云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哀我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案行字古讀杭與中窮韻是以東入陽矣楚辭如河伯篇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爲乎水中堂與宮中韻惜誓篇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

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
惜傷身之無功功與狂長韻卜居篇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明讀如芒古音皆然數有所不
逮神有所不通通與長明韻皆是其故由於江韻本
與東冬鍾同用而江又近陽也顧氏唐韻正謂漢人
用韻已雜東冬陽唐往往竝見歷舉老子韓非子淮
南子諸書以證而謂為不盡足據又云韓退之此日
足可惜一篇兼用陽唐庚耕清青并及東冬鍾江最
為不倫然則聲音之轉當求其所以可通古人亦有
用方音偶然借韻者不得因一二字之出入遂使通

部俱混絕無界限此又論古音者所宜知也

卜居 屈平

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朱子集注云突梯滑
澁貌滑稽圓轉貌案史記滑稽傳索隱正引此語并
引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
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
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又姚察云
滑稽猶俳諧也滑如字稽音計言諧語滑利其知計
疾出故曰滑稽而張氏膠言以為與此異義非也又
引或說無偶角者謂之突梯亦未詳所出余謂廣雅

突欺也王氏疏證引賈子時變篇欺突伯父是已荀
 子榮辱篇陶誕突盜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疑此
 突梯卽突盜之通用字盜與梯一聲之轉皆謂詐欺
 也與滑稽正相類。絜楹集注未詳一曰楹屋柱亦
 圓物案通雅云梁氏謂兩楹酬酢之地絜楹猶言盤
 旋酬酢也御覽引作絜盈黃公紹引說文楹盈盈然
 對立之狀今說文考工之程與楹同卽柱也猶樂盈
 史記作樂逞莊子舉筵與楹楹卽程謂皆圓物小大
 不同耳一曰屋四周爲楹言旋轉也一曰猶捧盈之
 語言處盈也余謂集注引或說疑絜如大學絜矩之

絜似此正可參看彼鄭注云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
 疏云以之加物物皆從之此則言逢迎隨人之狀矩
 方而楹圓兩者相反對矣絜今本作潔古字通集注
 謂潔非是

漁父 屈平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案湘流史記作常流索隱曰
 常流猶長流也此云湘者著所沈之地水經湘水篇
 注云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
 南又云汨水西逕羅縣北謂之羅水又西爲屈潭卽
 汨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潭以爲名汨水又

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於湘史記正義謂故羅縣城
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
沙郡而爲縣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湘陰縣今屬長
沙府

妄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案史記塵埃作溫
蠖溫與蘊通見後逸民傳論蘊積也詩雲漢蘊隆韓
詩作鬱隆鬱積有穢雜之意蠖與濩通山海經濩濩
之水注濩音尺蠖之蠖蓋字皆从萑故蠖可爲濩之
假借廣雅釋詁濩汚也王氏疏證引此二語云蠖與
濩義相近陳氏觀樓曰溫蠖卽汚之反語也然則溫

蠖正塵埃之義張氏膠言但以爲當時楚語無所取
證○又案朱子集注云白音薄與蠖叶韻然或漢時
楚人改之必當時解溫蠖爲塵埃也此說是而通雅
云北人讀白爲幫該切正與埃叶不必以此正史記
之是膠言駁之以爲不可援北人方言證南人固然
乃其自說遂可無韻亦非也上文清與醒韻移波醜
爲爲韻吾聞之以下新浴者必振衣衣古讀如殷故
與受物之汶汶相叶則此白蠖自是韻當從史記今
文選本其後人誤改與

附案埃从矣聲楚辭
燈以埃與衣叶亦通

九辨 宋玉

惆悵兮而私自憐案憐从彡聲與鱗鱗等字同故本音
 爲力珍切此處與上人新韻是也而又與平生聲鳴
 等字韻則耕清青部亦入眞諄臻部矣顧氏謂三百
 篇竝無此音孔子傳易有之易在明理不在辨音苟
 相近則可借用屈宋後遂多如騷經以名從均讀卜
 居以耕名生清楹從身讀皆然當由方音如是
 倚結軫兮太息涕滂浚兮霑軾案說文軾車轆間橫木
 戴氏謂卽攷工記之軾鞞也結軾謂軾之橫從交結
 倚軾而涕霑軾則是倚於軾內之軾故其涕得下霑
 軾也段氏亦云惟此軾乃許所稱若曲禮僕展軾效

駕軾卽輪亦作麟士喪禮注所云轉麟展軾謂使馬
 稍動車輪也東京賦疏轂飛軾薛解曰飛軾以緹紬
 廣八尺當作寸長拄地左青龍右白虎繫軾頭取兩邊
 飾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此蓋漢制師古取以注急
 就篇之軾殊誤急就軾軾軾竝言正謂橫直結軾耳
 余謂前思元賦撫輪軾而還睨兮後漢書張衡傳注
 引說文軾車轆間橫木也軾當爲軾之誤亦以楚辭此語爲
 證彼處軾與軾竝言是卽結軾也而禮記釋文旣引
 盧注軾車轆頭軾也似如東京賦薛注所云下引舊
 注軾車闕也則又說文之義未免混而無別

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案說文菩艸也楚辭有菩蕭段氏謂今楚辭無菩蕭惟九辨之梧楸蓋許所見作菩蕭正百艸之二也余謂菩梧同音蕭楸亦音近通韻故或如此作而王逸注云痛傷茂木又芟刈也則固以為是不非草矣

招魂 宋玉

帝告巫陽注云女曰巫陽其名也案海內西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注即引楚辭此語以證巫陽則是古相傳巫名之一也張氏膠言乃因下文言筮遂謂巫字當作筮不知古者巫亦掌

筮呂氏春秋勿躬篇云巫咸作筮是其證也

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

茶陵本如是今作之謝非

不能復用巫陽焉

乃下招曰注云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下文云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案讀書志餘云觀此注則不能復用為句巫陽焉乃下招為句焉乃者語辭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因字正釋焉乃二字遠遊篇焉乃逝以徘徊是其證不能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為韻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則失其韻矣外

又廣引諸書焉字皆爲於是之義弁僖十五年左右傳
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
田焉作州兵尤確余謂顏氏家訓引葛洪字苑云焉
字訓何訓安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
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辭音矣愆反故稱龍
焉故稱血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然所稱
託始焉爾見公羊隱二年傳彼注焉爾猶於是也則
晉鄭焉依亦當謂晉鄭於是依也今不知焉字之義
於巫陽焉下隔斷爲注而胡氏考異不及則各本皆
誤可知

去君之桓幹注云幹體也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爲去
君之常體或曰桓開開里也楚人名里曰開案幹開
聲相近作幹字解似曲宜作開與次句何爲兮四方
正對下文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語意亦一貫說
文開閭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開又云閭里門也漢書
盧縮傳縮自同開應劭注楚名里門曰開則此注里
下亦當有門字

長人千仞注云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案此注本山
海經爲說據大荒東經云東海之外有大人之國郭
注河圖玉版曰從昆侖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

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昆侖以東得大秦人長
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
此以東十萬里得申秦國人長一丈準斯以言則大
人之長短未可限度也郝氏謂列子夏革云龍伯之
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
六鰲卽郭引河圖之說也博物志引河圖與郭同唯
佻人國作臨洮人長三十丈作長三丈疑此注佻字
譌十字衍余謂河圖所云丈數蓋以遞減則佻人國
自當爲三丈也此固海外荒遠之說但如穀梁傳之
長翟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史記秦時

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漢書王莽傳有奇士長丈大
十圍自謂巨無霸竟亦享之所有而此處云千仞者
特故爲極言之耳

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注云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竝
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爲銷釋案
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水中有大木九
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注云莊周言昔者十日竝
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曰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
日日中鳥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鳥焉落羽者也
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

上枝大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郝氏謂楚辭遠游云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晡余身兮九陽九陽即所云九日也又云十日之說儒者多疑至怪奇之迹理所不無如呂氏春秋求人篇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淮南兵略訓武王伐紂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竹書帝厘八年天有祲孽十日竝出是皆非常所有與此經殊旨余謂山海經言十日者此外如海外西經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

之及前騷經羲和若木下所引皆是郭引傳蓋左氏昭七年與昭五年之文杜注甲至癸也而史傳所載數日竝出特祲之氣故論衡曰十日似日非實日也至山海經則直謂日之體有十郭云以次迭出正此處代出之義

雕題黑齒注云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案海內南經有雕題國郭注點涅其面畫體為鱗采即鮫人也郝氏謂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雕題柱海虞衡志黎人女及笄即黥頰為細花紋謂之繡面女亦其類也郭云即鮫人恐非又海外東經有黑齒國為人黑齒

食稻啖蛇淮南墜形訓有黑齒民高注即用東經語
 郝氏別引周書王會篇黑齒白鹿白馬以證又謂伊
 尹四方令正西漆齒非此也吳都賦劉注引異物志
 云西屠以草染齒作黑與郭注所引同余謂此海外
 東經之文亦見大荒東經而楚辭屬之南方者彼郭
 注引東夷傳倭國東四千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
 黑齒國是已在其南也管子小匡篇雕題黑齒注南
 夷之國與此正合陳氏逢衡謂黑齒有二異物志所
 云在西南而此則在東南當是也

蝮蛇綦綦注云蝮大蛇案爾雅釋魚蝮虺博三寸首大

如擘說文蝮虫也又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

指是虺當作虫借作虺也郭注南山經虫古虺字非是詩斯干正

義及漢書田儋傳注引郭云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

蝮虺今蝮蛇細頭大頭焦尾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

似猪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

類南山經猿翼之山多蝮虫郭注大者百餘斤又北

山經大咸之山有長蛇其毛如毳豪郭注說者云長

百尋郝氏謂彼蓋蝮虫之最大者即楚辭招魂所稱

也若爾雅所釋乃是土虺江淮間謂之土骨蛇與此

固名同而實異矣

雄虺九首往來倏忽此與天問云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略同彼王注云虺蛇別名也案海外北經共工之臣
 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又云柔利之東相柳者
 九首人面蛇身而青大荒北經作相繇廣雅釋地同云九
 首蛇身自環郝氏謂此所云雄虺疑指此也又桂氏
 札樸云爾雅釋地中有軹首蛇焉郭注歧頭蛇也楚
 辭天問中央共牧后何怒王注言中央之州有歧首
 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嚙顏氏家訓云莊子
 覬二首韓非子蟲有覬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
 殺也古今字譜云覬亦古之虺字此歧首之虫也招

魂所言此九首之虫也余謂山海經不直指為蛇是
 人是物語近荒忽要之物類有奇鶻之九頭即可有
 雄虺之九首天地間怪變毒螫未必不實耳觀近人
 廣東新語說蛇之類甚眾有兩頭蛇又有九首蛇謂
 即天問所稱亦曰王虺此其證矣王虺又見大招篇
 王虺騫只集注王虺大蛇也蓋古有是名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云流沙沙流而行也案海內西
 經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郭
 注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
 也亦見大荒西經漢志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

文以為流沙是郭所本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流沙在敦煌郡西八百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流

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亦言出鍾山西行極

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全氏謂此漢獻帝時曹氏所置之西海郡非新莽置於金城

者又云流沙西歷昆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又歷員

邱不死山之西入於南海余謂史記集解所采尙書

鄭注引地里志流沙居延縣西北今志與水經俱作

東北殆西字誤也居延縣在今甘州府治東北一千

五百里附案夢溪筆談云鄜延西北有范河即流沙也人馬踐之有聲陷則應時皆滅

旋入雷淵注云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案海內

東經說流沙內外之國下又云雷澤中有雷神龍身

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此亦承上流沙而言似雷淵

即雷澤矣而彼郭注云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

北也據漢志成陽屬濟陰郡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

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西北亦引海內東經則其地

相去絕遠恐非是葉氏則引周孟侯云雷淵即西域

河源所注之雷翥海此見水經河水二篇注海在安

息國似為近之

赤蟻若象元蠡若壺案海內北經云大蠡其狀如蝨朱

蛾其狀如蛾郭注即引此語為證爾雅蠶打蝨郭注

赤駮蚍蜉郝氏謂朽之爲言賴也賴朽音近此螳赤駮故以爲名又土蠶郭注今江東呼大蠶陳藏器本草云赤黑色穴居最大螫人至死又木蠶方言云其大而蜜謂之壺蠶郭注今黑蠶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蓋今之瓠瓢蜂也若葉氏所引八紘譯史蟻國在極西其色赤大如象又五侯鯖大蜂出崑崙長一丈其毒殺象豈卽因此而傳會與

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注云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焦爛人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案大荒西經有壽麻之國爰有大暑不可以往郭注言熱炙殺人蓋卽此類求水無得則朱子集注云今環靈夏之間有旱海六七百里無水泉是其證矣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案海內西經云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又云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上此所稱九關九首正類是特益竒其語耳又大荒東經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彼爲水伯亦略相似豈以在水者屬陰故八從偶數在天者屬陽故九從竒數與

往來仇仇注云仇仇行聲也詩曰仇仇征夫案說文仇

行兒與此注合惟聲與兒稍異是訓行者當爲仇其
衆多之訓字本作牲說文牲衆生竝立之兒大雅牲
牲其鹿用本字餘多假借周南詵詵毛傳晉語莘莘
韋注竝訓衆多廣雅玉篇俱作舜云多也若此處仇
仇注從行義而所引詩今作駢駢毛傳衆多之貌說
文駢馬衆多也下不引詩而焱部引詩作莘莘征夫
韓詩外傳及說苑奉使篇引同說苑出劉向向習魯
詩則魯詩亦作莘莘也莘又或爲仇天問有莘氏呂
覽作有仇蓋皆同音通用○又案說文旣進也義與
行近張參五經文字據詩之牲作旣段氏謂竝先爲

衆進之意是又合兩義而一之矣

土伯九約注云約屈也案九屈頗難解盧氏文昭以爲
屈乃屈之譌畢氏沅說同而引玉篇短尾也爲證弁
疑說文屈無尾也無字誤衍段氏於說文則以短尾
釋無尾之義據韓非子烏有駟駟者重首而屈尾高
注淮南云屈讀如秋雞無尾屈之屈郭注方言隆屈
云屈尾許注淮南屈奇之服云屈短也奇長也凡短
尾曰屈引伸爲凡短之稱山短高曰峴其類也屈蓋
屈之隸變如段說則說文之無尾卽短尾也余謂爾
雅鷓鴣郭注以爲短尾鷓鴣字从屈蓋因其尾之短故

有鷓名是屈爲短尾信矣而稱約者呂氏春秋本味
 篇旄象之約卽此約字畢氏言今時牛尾鹿尾皆爲
 珍品是其例也此處王注其身九屈正謂其身九尾
 與西山經陸吾之神虎身而九尾一致又酉陽雜俎
 廣動植云海間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屈一曰尾亦屈
 爲尾之一證張氏膠言乃云土伯長身如龍蛇可盤
 屈處有九觀呂覽可知其非也附案梁氏玉繩謂象
 尾不聞與牛尾並稱
 珍美明謝筆淵五雜俎云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其
 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約卽鼻也然約之爲鼻殊無
 無所
 據

敦脈血拇注云脈背也案禮記內則注脈脊側肉也脈

卽膺字从灰从每聲相近說文膺背肉也易曰咸其
 膺子夏易傳云在脊曰膺馬云膺背也鄭云膺背脊
 肉也諸家之說皆略同

秦箒齊縷鄭縣絡些注云箒落也縷線也縣纏也絡縛
 也言爲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箒落齊人作縷縷
 鄭國之工纏而縛之案說文箒答也可熏衣卽今之
 熏籠答與落通但此言爲衣與熏籠無涉注云織其
 箒落未明何物當是箒爲構之同音借字已見前南
 都賦呂氏春秋明理篇注云縷縷格繩也後直諫篇
 注作縷格畢氏校本云縷格卽縷絡方言絡謂之格

義得通也余謂說文縷衽也爾雅衣衽謂之祝郭注衣縷也齊人謂之攀釋文縷又作縷是縷卽縷也玉篇縷新絮也說文絡絮也卽孟子之絲絮絡雖通格而此絲絡連文疑俱謂絮此注以絲絡字竝作虛用恐非

網戶朱綴注云網戶綺文縷也綴緣也案楚辭集注云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如網狀程氏大昌以爲今之亮隔也而云卽漢所謂采思非是日知錄曰采思字雖从网其實屏也崔豹古今注采思屏之遺象也釋名云采思在門外采復也思思也臣將入

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越絕書巫門外采思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魚豢魏略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采思參考諸書當從屏說又五行志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采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爲屏明甚而唐時又有呼殿棖桷護雀網爲采思者蓋誤見酉陽雜俎余謂廣雅采思謂之屏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是采思不屬戶與此網戶不同矣方氏通雅乃云禮記疏屏正義疏刻也屏樹之間必窠拱雕刻網綴故呼采思蓋采思加网狀其刻縷櫺櫳官闕屏門皆有

之卽楚辭所稱網戶朱綴刻方連也此以采恩扭合
 網戶爲一義殆亦不然。注又云門戶之楣皆刻鏤
 綺文朱丹其椽椽疑緣之誤大戴禮盛德篇言明堂
 之制赤綴戶也孔氏廣森補注卽引此文謂以朱緣
 戶惟明堂有之故諸侯受九錫乃得朱戶以居是朱
 綴卽飾戶者不謂楣椽也。又案前沈休文應王中
 丞詠月詩網軒映珠綴注引此語爲證則非珠玉之
 珠故善疑傳寫之誤然珠與朱亦同音通用
 冬有突夏注云突複室也案突字已見上林賦巖窾洞
 房下又說文窾地室也引詩陶窾陶穴此處複室不

必定鑿地鑿巖爲之及左傳之窟室也禮記明堂位
 有復廟疏云上下重屋也頗近之抑或取深邃之義
 如今之曲房爲冬溫室故稱複室與楚辭集注但引
 爾雅東南隅謂之突似不相合

砥室翠翹注云砥石名也案說文砥柔石也重文爲砥
 穀梁莊二十四年傳天子之桷斲之鑿之加密石焉
 室之用砥當類此史記樂毅傳故鼎反乎磨室戰國
 燕策作歷室蓋形似而誤磨砥聲相近畢氏沅謂磨
 室猶此砥室是也附案陳氏本禮引史記范睢傳周
 有砥硯蓋玉之美者然玉亦石也
 絳曲瓊些案瓊以負聲段氏云招魂與寒溪蘭筵爲韻

蕢音儁字負聲可證也余謂與亦从負省聲而為寒部之去聲毛詩于嗟洵兮韓詩洵作負故集韻瓊音旋與琬同蓋本說文琬為瓊之重文段於彼處辨其誤不知此正以同音而得叶也吳氏韻補瓊渠陽切下屬光張璜為韻今韻陽庚部通似亦順但廣韻瓊在十四清顧氏音論言耕清青三韻古無與陽唐同用者西京下始雜則韻補之叶未的

弱阿拂壁注云弱弱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案讀書志餘云王以阿為牀隅則上與弱字不相承下與拂壁二字不相屬弱當與弱同阿細繪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弱阿猶言弱緡淮南齊俗篇弱緡羅紈是也余謂弱為蒲子而考工記輪人以為之弱注云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是其類也則弱可省作弱即弱可為弱矣阿緡已見子虛賦

九侯淑女注云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案以九侯為九國似無著據史記殷本紀紂以九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此乃借以言之下文弱顏固植窘其有意注云美女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發言中禮意殆所謂不熹淫也朱子楚辭集註說正如是

盛鬢不同制注云鬢鬢也制法也言九侯之女裝飾兩結垂鬢下髮形貌詭異又下文長髮曼鬢注言曼澤也美人工結鬢鬢滑澤其狀案說文鬢頰髮也鬢女鬢垂兒也上林賦靚粧刻飾郭璞曰刻畫鬢鬢也是鬢本下垂而加刻飾矣段氏云鬢主謂女鬢不施於男子曲禮不蚤鬢士虞禮蚤剪剪或爲鬢鬢皆剪之假借字也喪大記爪手剪須可證余謂王注但訓鬢爲鬢而說文專言女鬢者正因女子以垂鬢爲飾耳後之稱鴉鬢蟬鬢者已昉於此

雜芟苜些注云芟芟也秦人謂之薺苜案史繩祖學齋估畢引馬大年嬾真子之說辨王注以芟爲薺苜之誤攷說文薺字云芟也楚謂之芟秦謂之薺苜廣雅亦云薺芟薺苜也是芟之爲薺苜相承自古不獨逸說惟爾雅薺苜莢光郭注莢明也或曰薺也關西謂之薺苜郝氏謂下文有薺薺攢而不言卽莢光故郭氏疑未能定耳但郭氏明有後說何得轉謂薺非薺苜王氏廣雅疏證曰薺攢莢光薺苜正一聲之轉段氏亦云薺與芟韻同在十六部徐言之則云薺苜薺以角得名薺之言稜也苜之言角也苜角雙聲然則薺也薺攢也薺苜也莢光也邵氏謂一物而四名者

是也余謂蒨一名芟直五名矣凡物或一物而數名或同名而異實似此者多有如郭氏前說決明或蒙英光之名猶廣雅所稱羊躑躅之亦名英光可也若本草有決明竝不云名薺若廣雅於蒨芟薺若下卽云決明羊角也是決明之非薺若信矣馬氏誤以英光爲英光史氏駁之固當而史氏乃謂蒨字从卩非从彳蒨與蒨爲二物此尤誤也爾雅之蒨蕨據陸本作蒨釋文云字又作蒨本今作蒨其非異字可知紫莖屏風注云屏風水葵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障風也案楊氏慎云後說是屏音丙屏風

與緣波爲對最工綴余謂非也丙音殊牽附本非對語何得以爲工此種偶對恐宋玉時不應有且言莖亦無緣說葉荷葉又復不紫據本草綱目水葵卽蓴也見南都賦莖紫色大如筍其短長隨水深淺則羅羅有文正所謂文緣波矣宜從前說附案名醫別錄防風一名屏風軒輶旣低注云軒輶皆輕車名也案軒輶蓋車之有蔽者軒已見甘泉賦古書多輶輶竝稱廣雅云輶輶車也王氏疏證謂史記秦始皇紀棺載輶涼車中涼與輶通漢書霍光傳載光尸柩以輶輶車注引孟康曰如衣車有窓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輶輶車

也師古曰輻輳本安車可以卧息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此說是也說文輻卧車也輳卧車也韓非子外儲說云有乘輻車至李史門者此單言輻楚辭九辯云前輕輳之鏘鏘兮第九章 此單言輳然則輻輳各選不載一車而非喪車明矣余謂後人以為喪車者殆因秦紀而誤漢書注文穎曰輻輳車如今喪輻車也臣瓚曰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輻輳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輻車然文云如原不以為即輻車也此處輳與軒類尚在始皇之前無喪車之說

大苦鹹酸注云大苦豉也案說文豉配鹽幽亦也重文為豉云俗豉从豆廣雅釋器豉謂之暗集韻豉幽豆也暗之言暗謂造之幽暗也釋名云血脂以血作之增有酢豉之味使甚苦以消酒是豉本苦矣而左氏昭二十年傳水火醯醢鹽梅疏云楚辭招魂備論飲食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為之惠氏禮說亦謂漢始有豉如依王注則周時已有今觀正文不言豉注以大苦為豉未明所據考爾雅藟大苦蓋甘艸也又芡地黃廣雅疏證云芡與苦通大苦者大芡也古人飲酒亦無用甘艸與地黃

者公食大夫禮錮芼羊苦注苦苦茶也今文苦爲芼
意者此大苦卽謂苦茶而非豉與但爾雅鳩鋪枝說
文馱鋪豉也枝字篆文不應自漢造耳

肥牛之臠臠若芳些注云臠筋頭也臠若熟爛也案說
文筋部筋筋之本也从筋省夂省聲重文爲臠此云
筋頭正合說文內則注曰餌筋臠也餌篇韻作胹又
說文臠字云臂羊矢也禮記釋文引作羊犬此云熟爛則當作
臠說文臠爛也方言臠熟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曰
臠蓋从需與从而通也見吳都賦段氏謂臠之言濡也濡
柔也亦熟爛之義故內則濡豚濡雞等濡字釋文音

而固讀若臠矣此下云濡鼈與內則一例後七發熊
蹯之臠本左傳今傳作臠余疑此若字當是虛用與
下句和酸若苦同注中若字或誤衍讀書志餘以爲
若猶而也言既熟而且芳也顧懽老子義疏若而也
夬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金滕予仁若考言
予仁而巧也而若語之轉若無熟義不得與臠同訓
說正合也

柜枚蜜餌注云以蜜和米麵熬煎作柜枚案柜枚字說
文在新附中云膏環也鈕氏樹玉謂御覽引通俗文
寒具謂之餲具與巨通水經注巨洋水國語所謂具

水是也疑柜字古作巨後人加米旁耳粒疑卽黍說
文黍禾屬而黏方言博雅竝作黏也釋名釋飲食
云糝黏也猶黏黏也是黏當卽黍俗又作粒也余謂
具巨同音粒黍同韻義固通惟黍爲穀名其性黏非
黍卽黏也粒旣爲黏廣雅黏與黏俱訓黏說文黏黏
也引左傳不義不黏黏今傳作黏黏黏皆一聲之
轉而黏與黏音尤近黏亦俗字然則粒或可作黏與
膏環者廣韻粒下引新字解訓曰粒粒膏環齊民要
術粒粒名環餅象環釧形也廣雅又謂之桴梳王氏
疏證謂北戶錄注引證俗音云今江南呼餽飯已煎

米以糖餅之者爲桴梳是矣。注又云桴黍作餅案
廣雅饌饌餽餽餽也王氏疏證云說文饌粉餅也
或作餽方言餽謂之饌或謂之資或謂之餽或謂之
餽或謂之餽太平御覽引方言饌作饌又引郭注音
恙未知孰是周官籩人糗餌粉資鄭注此二物皆粉
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餽餅之曰資疏云今之資
糕名出於此余謂說文饌字在新附無饌字玉篇廣
韻則兩字竝存饌云餽也饌云饌糜集韻饌或作饌
然至今相傳稱饌未聞以爲饌者戴氏方言疏證不
及饌饌之異疑饌饌形相近饌又爲餽之聲轉因有

餽字亦猶餽為養之別體而音遂隨之而變與

有餽餽些注云餽餽餽也案說文餽餽和餽也餽熬稻
糗餽也方言曰餽謂之餽餽郭注即乾餽也廣雅亦
云餽餽餽也說文無餽篆蓋古字當作張皇故周頌
有瞽篇正義釋文引方言竝作張皇段氏謂張皇者
肥美之意也

瑤漿蜜勺注云勺沾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案
朱子集註云蜜古本作蠶蠶見禮經通作冪以疏布
蓋尊者勺挹酒器也言舉冪用勺酌酒而實爵也攷
說文蠶蠶甘飴也重文為蜜然則作蠶亦仍是蜜字

非冪覆字也惟上句既言蜜餽此又言蜜勺以冪義
解之正可通儀禮屢言局鼎注竝云古文鼎作密未
嘗加虫為蠶也

挫糟凍飲注云挫捉也言盛夏則為覆蹙乾釀捉去其
糟但取清醕居之冰上然後飲之案酉陽雜俎言伊
尹干湯天子可具三羣之蟲又列五味三材九沸三
鬱七菹具酸楚酪芍藥之醬秋黃之蘇楚苗挫糟山
膚大苦所云挫糟蓋即此矣彼書多本之呂覽而亦
有呂覽未載者不知更何本。又案葉氏引梁四公
記高昌國獻凍酒杰公辨其非八風凍成又以高寧

酒和之者因謂此凍飲乃酒之製為凍者舊注疑誤然注言乾釀釀即酒也去糟取醕亦是製則與所說本無甚差別

附案說文副部小徐引張說梁四公子記廣韻罍字亦引之此引脫子字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注云楚人歌曲也言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揚荷葉案孫氏補正云揚荷當作陽阿五臣本揚作陽張銑注涉江采菱陽阿皆楚曲名荷當為阿余謂上已有雜芰荷此又云發揚荷葉似複亦不辭且注明言歌曲則下為贅語矣後七啟七命注兩引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不若延露以和發陽阿三字正與此同采菱亦曲名此處卻似

虛用疑當謂涉大江采菱芰而發陽阿之曲也阿乃為荷者釋名釋邱云偏高曰阿邱阿何也如人儻何物一邊偏高也今擔荷字說文作儻何故或通用娛光眇視目曾波些注云波華也言美人顧望娛戲身有光文眇視曲眇目采眇然精若水波而重華也案方氏通雅云曾重也摹寫娛笑輕眇回波層折之態大招用曾頰淮南修務訓流眇曾撓正謂眇視若笑也余謂娛已見上林賦說文層字云重屋也引伸為凡重之稱古多作曾曾祖曾孫亦此義此因笑而及目即詩之言倩盼也曾波乃後人秋波字所本

激楚之結注云激感也結頭髮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案孫氏補正云上文發激楚注激清聲也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吳音此不應兩解朱子集注云蓋歌舞此曲者之飾也金云結字解當就上林賦激楚結風參之七發亦云發激楚之結風七命云激楚迴流風結余謂七發下句云揚鄭衛之皓樂正與此鄭衛妖玩同彼注引文穎曰結風回風亦急風也結急音相近注說殊迂○又案前顏延年侍游曲阿後湖詩河激獻趙謳注引列女傳趙津女娟事云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

而請遂與渡中流發河激之歌余疑激楚卽擊楚之意激擊同聲豈後人傳此曲遂以河激爲激楚與菑蔽象碁有六箒些注云菑玉蔽箒箒以玉飾之也或言菑露今之箭囊也投六箒行六碁故爲六箒也案說文箒籥竹也段氏以爲吳都賦之射筒也箒卽籥之異體王逸云箭囊卽射筒之異詞無底曰囊通籥曰筒皆自其無節言之謂之好箭幹耳說文一曰箒碁也方言箒或謂之箒秦晉之間謂之箒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碁或謂之箭裏又廣雅釋器箒箒謂之箭箒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秦昭王以松柏之

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據此知菀露字並當从竹注云菀玉爲異說矣篋籥可以爲矢筈而此處則謂篋箭蔽卽方言之蔽也箭用竹棊或用象牙耳說文篋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篋此注云行六棊者蓋棊十二枚六白六黑也○又案廣雅籥籥籥也淮南原道篇彎棊衛之箭兵略篇枯淇衛籥籥讀書雜志云衛與籥通淇與棊通非淇園爲衛地也戴凱之竹譜籥竹中博箭是籥與棊一物以籥爲博箭謂之棊以籥爲射箭亦謂之棊棊者箭莖之名

說文其豆莖也豆莖謂之其箭莖謂之棊聲義並同然則棊不專屬博而此處言博象棊者或飾以象如玉藻之笏士竹本象可也棊尤非今之奕棊

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注云倍勝爲牟五白篋齒也案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卽整之名爲曉棊曉與梟同音通用廣雅釋言牟倍也王氏疏證謂淮南子詮言訓善博者不欲牟太平御覽引注云博以不傷爲牟牟大也進也義與楚辭注同倍勝謂之牟猶多取利謂之牟利故高誘注時則訓云牟多也葉氏又引鮑宏博經所擲

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刻兩畫者謂之白刻三畫者謂之黑一面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晉制犀比注云言晉國工作箒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案周禮故書箒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箒段氏謂吳越春秋晉竹十度晉竹卽箒竹假借字余疑此晉非國名當亦借字蓋承上五白而言箒齒皜白犀比者卽詩之齒如瓠犀也義與注異或可備一說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注云廬江長薄地名案漢志廬江郡下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陵陽已見前謝元暉郡內登望詩水經云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

澤縣西北入于江蓋卽此水酈注顧專言廬山且云廬江之名山水相依互舉殊稱是以廬江爲廬山之水錢氏埭曰廬江卽今之清弋江也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下釋云彭澤西此彭澤非九江郡彭澤縣也丹陽郡宛陵縣有彭澤聚乃此彭澤耳水經衍一縣字而善長更以尋陽之廬山當三天子都不知漸江水出三天子都與此同發一地漸江出三天子都在今繁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在今太平縣相去密邇彭澤聚在宛陵西南則爲今寧國縣西境地聚在東江在西則爲清弋江無疑惟清弋江有三原

中原出太平縣南山卽黟山亦曰黃山爲廬江之正原今日舒溪其東原出旌德縣東鳧山今日梅溪者則卽清水也亦曰涇水西原出石埭縣分水嶺今日陽溪者則又廬江之別原也下流統名曰清弋江亦曰魯陽江于蕪湖縣南入江古字廬魯同聲故轉廬爲魯與舒亦同又轉爲舒耳後世存清弋之名而無廬江之目遠求之莫得其實遂成巨謬余謂郭注山海經云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亦以彭澤爲縣名未及陵陽與漢志乖郝氏旣引漢志陵陽而於尋陽仍無別殊爲淆紊鄭注之誤正與郭同錢氏駁

之是已但漢志丹陽郡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錢氏謂欽似以廬江水爲淮水也近洪氏亮吉爲我邑修志亦著之云桑欽所言淮水與班固所言廬江所出同所入同道里又同是淮水卽廬江水也青弋江乃宛陵下所云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者也考清水卽說文之泝水韋昭以爲涇水三字音同此與淮水各一源而其委則合南陵縣志淮水出縣南呂山一統志引水經注云東溪水出南里山卽桑欽所謂淮水呂里亦音同而轉今呼爲小淮水

附案錢氏謂淮水卽今大通河似別爲一水未知孰是河亦多淺澗然淮水旣爲廬江

水若其源僅出於此則漢志何以言出陵陽酈道元何以言出三天子都乎據水經沔水下篇注云旋溪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又北合東溪水則出陵陽者乃旋溪非東溪也東溪水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溪北逕安吳縣東洪氏謂蜀由山卽今太平縣之由山也又云石埭縣東有陵陽潭在舒溪東南岍長一里許下注舒溪舒溪一名澗溪澗旋音同則旋溪水卽今舒溪也枝其道里及下與涇水合無一不符是則桑欽所云淮水亦合涇溪而北入大江與今淮水異古今形勢不同或水失其故道也由此而知

古之淮水與清水雖異源而統匯於青弋江漢志分列之殆正可互證之與其名廬江水者廬江卽今之魯港二字皆音之轉方輿紀要於蕪湖縣云魯明江附案明疑陽之誤或謂有魯明仲者居此因名非是其上源卽青弋江匯於石碓渡西北注大江又石埭縣云舒溪自太平縣西北流入合於麻川而入涇縣界下流爲青弋江至蕪湖之魯港入于江然則青弋江實衆水之經流錢氏以爲廬江水固非無據也要之廬江水不在尋陽亦明矣若此注下又云屈原行出廬江過歷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者此以二者爲地名紀要又引胡氏

云漢文帝初分淮南爲廬江國本在江南班志廬江郡則在江北蓋郡治屢有移徙大抵在舒皖之間叔師據其時郡治言之耳長薄地今無可考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楚辭集注云先叶音私柏梁詩此字入時韻也兕叶音詞案上文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騫若通兮引車右還兩先字重韻而以一作仙音韻還一作私音韻兕未免兩歧疑犀兕同類兕或本作犀又唐饒娥碑魏仲兕所撰仲兕或作仲犀是兕亦通犀卽有犀音犀之叶先猶西之與先通也詩吉蠲韓詩作吉圭漢書匈奴傳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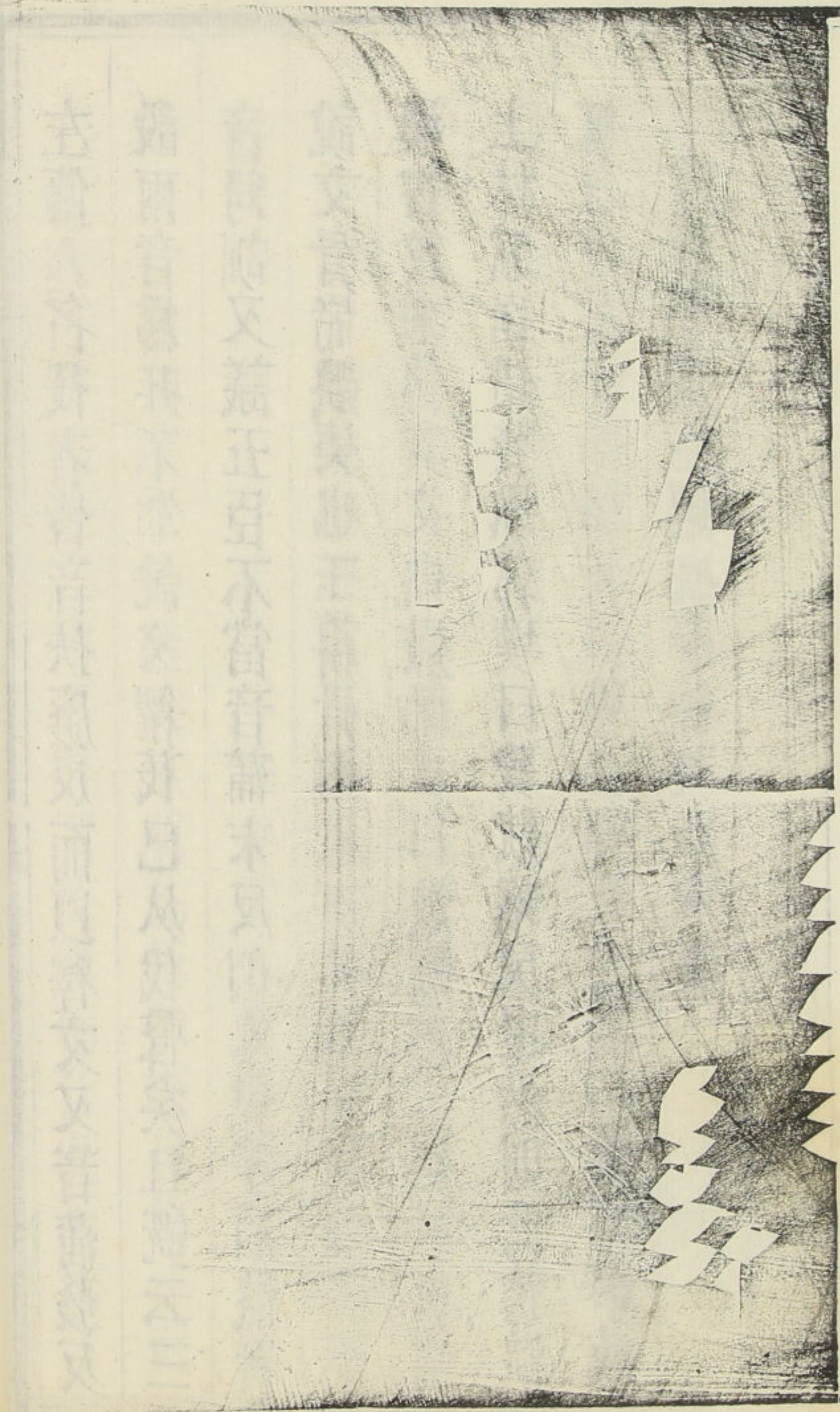
金犀毗師古曰犀毗亦曰鮮卑此其類矣陳氏第屈宋古音考未及姑附此說

招隱士 劉安

樹輪相糺兮林木菱歛注云枝葉盤紆菱音跋案朱子集注本菱作葭云一無林木二字葭音跋又音蒹一作菱王氏學林曰玉篇廣韻葭字分三音一音扶廢切與吠同聲一音博蓋切與貝同聲一音房越切與伐同聲雖分三音而同訓以爲草木葉茂多之貌也詩釋音云葭蒲害反則讀與施同字書無此音當讀音貝此葭獸葭字亦當音貝獸與委通用葭獸木之

枝葉茂盛也五臣注莨音蒲末反非是余謂說文莨
艸葉多从艸伐聲符發切引春秋傳晉糴莨見成十
年莨既伐聲與莨近說文莨爲草根此作莨者莨之
借字也其讀去聲如詩泮水其旂莨莨與下鸞聲噉
噉爲韻而羣經音辨引作其旂伐伐六月白旂央央
本又作莨生民莨莨旂旂正莨莨之假借出車彼旂
旂斯胡不旂旂卽泮水之莨莨亦卽采莨之其旂泮
泮故段氏謂小弁萑葦泮泮亦當云萑葦莨莨也蓋
皆同音通用字至長發武王載旂荀子議兵篇作武
王載發可知爲聲之轉不得謂莨無旂音也王氏言

左傳人名莨者皆音扶廢反而以釋文又音蒲發反
設兩音爲非不知說文糴莨已从伐聲矣且旣云三
音同訓又議五臣不當音蒲末反似未免矛盾旣者
說文骨耑旣旣也玉篇骨曲也引伸爲凡屈曲之稱
漢書枚乘傳其文旣旣師古曰旣旣猶言屈曲也前
上林賦崔錯發旣郭璞曰發旣蟠戾也然則此旣旣
蓋言枝葉多而蟠屈以申上相糺之義不當渾舉此
二字俱作茂盛解也學林說亦未晰



文選集釋卷二十

涇 朱 珮 蘭坡

姪元孫

大堦 校字
大壩

七發 枚叔

中若結轡注引說文曰轡車籍交革也

段本改籍為箱案革字

今說文作錯顏師古急就篇注亦作交革段本及姚
 嚴校議竝從之段云交革者交猶遮也謂以去毛獸
 皮鞞其外攷工記飾車欲侈注曰飾車革鞞輿也凡
 革鞞謂之轡說文所云約軻者蓋在未鞞革之前約
 以固之鞞之則格空遮蔽故曰轡轡之言嗇也引申

文選集釋 卷二十一 小高卷五
之爲結塞之稱余謂集韻云重革之蔑所以覆軛也
結轆與九辨結軛義同軛爲車軛閒橫木從衡交結
本有阻闕之狀革輓之則愈堅此言邪氣襲逆其中
堅結以結軛喻之故著若字蓋不獨借軛爲塞矣
卧不得瞑案說文瞑翕目也从目冥韻會引小徐曰會
意段氏云此以會意包形聲也武延切余謂眠爲瞑
之俗今入先部故前招魂篇致命於帝然後得瞑瞑
與干佻淵等字爲韻而此處乃與醒聲生平傾爲韻
是又入耕清青部矣然則瞑亦从冥得聲冥與眠雙
聲字也

命曰蹙痿之機注引呂氏春秋日出則以車入則以輦
務以自佚命曰怡蹙之機高誘曰怡至也蹙機門內
之位也案高意以蹙通榭說文榭門榭也以機通畿
詩邶風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但如所說則蹙機
一物而曰怡蹙之機文義不可通怡今呂覽作招畢
氏沅校本云招致也蹙者痿蹙過佚則爲致蹙之機
括黃東發亦言高誤而廣雅釋詁貽止待逗也王氏
疏證云玉篇廣韻貽怡並丑吏切義相近說文怡癡
兒漢書司馬相如傳佺以怡儼兮張注怡儼不前也
莊子山木篇儼乎其怠疑怠疑與怡儼義亦相近怡

之言待也止也不前謂之怡不動亦謂之怡怡蹙謂
痿蹙不能行也凡人過佚則血脈凝滯骨幹痿弱故
有怡蹙不能行之病是出車入輦卽怡蹙之病所由
來七發作蹙痿之機正同善注引聲類怡嗣理切集
韻類篇竝云怡象齒切呂覽高誘讀則舊本作怡明
甚今作招者後人不解怡字義而妄改耳余謂怡與
招形相近如畢說意亦頗順但宜從舊本自以王說
爲長怡訓至至亦止也善注引呂覽作怡固當乃用
高注義謂乘好奇而改之則非

雖令扁鵲治內注引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案今史

記鄭作鄭徐廣曰鄭當作鄭鄭縣名今屬河間索隱
亦云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然漢志鄭屬涿郡亦非
勃海史記後文扁鵲自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
於鄭蓋史公合言之耳酉陽雜俎云扁鵲姓秦字越
人史記以越人爲名扁鵲郡屬渤海而兩漢志勃海郡竝無
扁縣之名集韻云扁姓也古有扁鵲二者皆非史記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
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
漢書高帝紀注引韋昭曰泰山盧人蓋班志盧縣屬
泰山郡卽左傳隱三年尋廬之盟者也後漢屬濟北

國是與鄭縣又異。○又案韋昭曰扁鵲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魏無桓侯。趙琴士云齊有桓侯。魏疑爲齊之譌。但史記載晉昭公時趙簡子專國政一事。又載號君太子及齊桓二事。傅元曰是時焉得有號。又曰是時齊是桓侯。裴駟曰謂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與趙簡子頗相當。而無以爲號解也。今據六國表簡子卒於定王十一年。歲在癸未。齊桓公午卒於安王二十三年。歲在壬寅。相距八十年。況所紀者非簡子卒時事。而自晉昭公卒至簡子卒。又六十五年。蓋一百四十餘年。而裴氏謂相當。何耶。又韓非子亦引此事。

謂蔡桓侯時有號君矣。又不能下及趙簡子。意太史公故爲荒幻之辭。傳內云或在齊或在趙。不必爲何方。爲盧醫爲扁鵲。不必爲何名。或在春秋初。或在春秋末。不必爲何時。以見扁鵲爲非常人。一如其師長桑君耳。余謂黃帝時先有扁鵲。此與羿及公輸正同在齊在趙不妨。一人前後處兩國。若時代錯遷。或當是傳聞異詞。史公亦無以定之。與

使琴摯斫斬以爲琴。注云師摯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案梁氏曾記云師摯工琴。未見他出。廣韻琴姓也。據此似謂琴摯非魯師摯琴之爲姓。孔

門有琴牢即孟子之琴張亦見左氏昭二十年傳杜
 注琴張字子開名牢家語弟子解牢一字張豈琴摯
 與琴張類耶但梁氏於人表考太師摯又云一日琴
 摯本無定說此處言琴自屬樂官事不聞別有琴摯
 其人當仍作師摯若孟子趙注子張善琴號琴張是
 以琴牢為顓孫師則因同字子張而誤矣

師堂操暢注引韓詩外傳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案
 今外傳堂作襄與史記孔子世家列子湯問篇淮南
 主術訓竝同而初學記引韓詩亦作師堂子蓋堂襄
 音相近也子京當為堂之字梁氏人表考云師襄子

是衛樂師非論語擊磬襄故表判列兩人自王肅偽
 撰家語其辨樂篇襲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為官之
 言遂合二襄為一小司馬索隱朱子集注皆仍其誤
 高誘注淮南云魯樂太師九屬舛駁不特師襄非魯
 伶官而魯襄職司擊磬豈得稱太師耶余謂史記禮
 書序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
 或入河海吳氏人傑曰師摯以下八人蓋以雅樂受
 業於孔子則孔子所從學琴非即擊磬襄可知

物牛之腴注引說文曰物以芻莖養圈九本誤牛也案

今說文脫圈字莖誤作莖莖者斬芻也小雅摧之秣

之借摧爲莖物豢字經傳多省作芻注云物或爲豢未詳蓋字書無豢字也注又引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段氏謂此主謂人論衡傳語曰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是也若少儀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及此處腴字皆假人之稱稱之也

冒以山膚注引禮記鄭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案所引鄭注見內則芼羹下疏云芼菜者用菜雜肉爲羹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也又雉兔皆有芼注云芼謂菜釀也凡釀必以菜如鶉羹雞羹鴛羹之芼是已昏義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菜也內則惟有麋膚配以魚醢而非芼是芼無用獸膚者此處既云肥狗之和則不得復以獸肉芼之且與上菜以筍蒲一例可知五臣注謂山膚卽七啓元熊素膚之膚恐非山膚已見招魂引西陽雜俎方氏通雅或曰石耳之類說近是但雜俎於山膚下復有石耳蓋不以爲一物方氏又引隋志山膚水豢亦未審何屬

薄者之炙注云薄者未詳一曰薄切獸者之肉而以爲炙也者今人謂之耆頭案盧氏文昭疑者卽鱠之省文鱠與鮓通攷說文鮓魚脂醬也段氏謂公食大夫

禮牛鮪注曰內則鮪爲膾然則膾用鮪謂此經之醢牛鮪卽內則之醢牛膾也聶而切之爲膾更細切之則成醬爲鮪矣鮪者膾之最細者也牛得名鮪猶魚得名鮪也鄭曰今文鮪作鮪鮪是假借字說文有者無鮪據此知者固可爲鮪但鮪已成醬不應復言炙余謂公食大夫禮注寢右進鬻也士喪禮士虞禮皆有進鬻注竝云鬻脊也又云古文鬻爲者說文鬻字在新附中是正當作者儀禮之進鬻雖指魚言而獸之脊亦通稱脊背呂也故揚雄賦充鉅臠者者謂馬脊然則李注所云獸者殆卽此耳若薄爲薄切者說

文牒薄切肉也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爲膾膾人注引少儀聶皆作牒腊人注云膾亦牒肉大臠段氏謂如許鄭說牒者大片肉是也盧氏旣以者爲鮪而從注薄切之義殊未合張氏膠言採盧說又自云薄者卽獸者之薄者取其易炙未必卽是薄切則鮪本爲醬尙何厚薄之有惟爲獸脊乃俱通順然不如卽說魚者旣與儀禮合且後七命言范公之鱗紫翼青鬻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卽薄者也與下句鮪鯉一言炙一言膾固亦不同矣

螭龍德牧注云竝鳥形未詳案孫氏補正云呂向注螭
雌龍也鳳背上文曰牧腹下文曰德據廣雅鳳首文
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腹文曰信膺文曰仁與呂
不同余謂廣雅本南山經今經作翼文曰義背文曰
禮餘如王會解韓詩外傳說苑辨物篇書序正義引
陰陽書皆不言曰牧呂向注殆未足據

淑溲萐蓼注引字書曰萐菹草也案廣雅萐菹蔥也王
氏疏證謂齊民要術引廣志云蔥有冬春二種有胡
蔥木蔥山蔥又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二月別小蔥六
月別大蔥夏蔥曰小冬蔥曰大此萐菹蔥未知何種

也余謂萐玉篇廣韻作萐菹廣韻集韻作菹說文菹
艸也不言何物當卽萐矣別有莖字云莖菹艸也此
爾雅之莖莖菹卽本草之五味與單呼菹者異○又
案讀書志餘云李注言水清淨之處生萐蓼二草非
也寂溲萐蓼四字皆疊韻謂草貌也旣言寂溲又言
萐蓼者文重詞復以形容之若風賦之被麗披離子
虛賦之罷池陂陀上林賦之歲魄嶮麋傑池莖鹿矣
余謂注引上林賦悠遠長懷寂溲無聲似與水合故
爲此說萐蓼實字作虛用亦苦無證惟西京賦摎蓼
泮浪薛注所求徧也摎與萐音近而義未合太抵形

容之語賦可以聲會非可以義求卽如羽獵賦鮮扁陸離服虔以鮮扁爲軍陳戰鬥之貌何從確指其義之所在哉

蔓草芳苓注云苓古蓮字也案後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注引史記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亦與蓮同彼所引見龜策傳乃褚先生語也前太史公言余至江南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集韻一先蓮字下列苓字十五青苓字亦作蘄蓋从令之字多入先部如先零羌之零音憐詩車鄰篇令與

顛韻采苓篇苓亦與顛韻皆是故苓蓮可通用也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以此芳苓爲苓耳卽卷耳謂芳苓之巢龜實苓耳也引博物志龜三千歲遊于蓮葉卷耳之上宋書符瑞志龜三百歲遊于蓮葉之上三千歲遊于卷耳之上邱遲謝青毛神龜啟翱翔卷耳之陰浮游蓮葉之上爲證余謂子建旣於七啟作芳苓而其所撰神龜賦又云赴芳蓮以巢居明是苓卽蓮與史記合則子建以前並無苓耳之說自張華博物志始二者兼言當因見前人或作蓮或作苓遂以爲二物而沈約宋書邱遲啟俱本之又易千歲爲三千

歲宋書更屬臆分恐不足據且龜卽歲久身輕亦惟蓮之葉大而莖差不弱故可巢若苓耳細莖蔓生龜何以能巢乎至朱氏彝尊謂詩之采苓卽此所稱芳苓而苓爲蓮毛傳云苓大苦者爾雅藟大苦今甘草是也乃箋釋之誤則又非矣閩氏若璩辨之甚當大抵草木同名者多苓可爲蓮亦可爲藟卽可爲苓耳并茯苓亦稱苓固名同而實異耳

杜連理音注云杜連未詳案孫氏補正引劉良注云杜連卽田連善鼓琴者余謂杜與田雙聲字故田或作杜前琴賦田連操張注引韓子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振下而不成曲或曰成連古之善音者琴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據此韓子分田成二姓而或說田連卽成連當是也否則此又有杜連不應善音者三人俱名連殆卽一人而所傳偶別

乘牡駿之乘案讀書志餘云牡當爲壯爾雅駿壯大也又樊駟也說文樊駟大也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駑羸與乘駟兮王注乘駟駿馬也魏都賦冀馬填廐而駟駿然則壯樊駟駿四字名異而實同壯駿卽駟駿也作牡者字之誤耳據此知壯牡形似牡與駿不相

稱作壯是也而校本俱未及但馬不獨貴其大當從廣雅壯健也之訓壯言其健駿言其迅也

幾滿大宅注云大宅未詳案方氏通雅云黃庭經靈宅既清玉帝遊梁邱子注面爲靈宅一名大宅大洞經面爲尺宅或作赤澤程泰之揣枚乘在漢已見道書而李善等不詳所出余謂上文明言陽氣見於眉宇之間則主面部說爲是若孫氏補正所引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游精神於大宅章懷注大宅謂天地又莊子則陽篇比于大澤釋文澤本又作宅皆非此義卽大宅可通尺宅而素問至真要大論尺澤絕注云尺

澤肺脈氣也雖言身體義亦異

微墨廣博注云墨燒田也墨或爲塵案墨爲燒田他無所見云塵者周禮地官序官塵人注故書塵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塵禮記祭法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壇說文壇野土也經典多用壇爲壇古音畧同也詩鄭風東門之壇壇卽壇字毛傳曰除地町町者町町平意則此塵卽壇之同音借字矣周禮大司馬職言田獵云虞人萊所田之野後鄭謂萊芟除可陳之處正除地之義而前又言火弊注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據此知墨之爲塵可與燒田之訓

通也。廛墨字，形相近，除地焚之，則土黑，故爲墨耳。玉篇：徼，邊塞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南至牂牁，爲徼索隱引張揖曰：以木柵水爲蠻夷界。此田獵除地，亦必有界，故下句云：觀望之有圻也。

純粹全犧，獻之公門。注引尚書：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案：全，今書作牲。說文：牲，牛純色。周禮：牧人注訓：犧爲純毛，牲爲體完。具與許異。此全犧，則鄭義也。牲，或省作全，純亦全也。見儀禮：十昏禮：鄉射禮等注。獻，用全犧者，穀梁昭八年傳：面旂不獻，是已。門，卽大司馬職：以旌爲左右和之門也。

袒裼，身薄。注引詩：袒裼暴虎。又書傳曰：薄迫也。案：詩釋文：袒，本又作袒。說文：衣部，袒，衣縫解也。蓋卽內則：衣裳綻裂之綻。人部，但，裼也。經典：袒裼字，當作但。裼，此處，袒字。說文作臙，云：肉臙也。引詩：臙裼暴虎。薄與搏通。已見東京賦：孟子善搏虎，搏虎卽暴虎。爾雅：釋訓：暴虎，徒搏也。暴，又通薄。漢書：宣帝紀：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注云：薄亦暴也。暴與薄，一聲之轉，故匡謬正俗云：暴有薄音。

竝往觀乎廣陵之曲江。注云：漢書：廣陵國屬吳也。案：廣陵之濤，後人皆以爲錢唐。蓋自酈善長注水經：浙江

水篇始至元時省試羅利江賦獨錢惟善以錢唐爲
曲江著聞於時論者遂羣然從之觀李氏此注及後
文引南徐州記則仍屬江都惟赤岸之說與江賦注
互異爲無定見耳近汪氏中有廣陵曲江證極詳辨
特備錄焉其辭曰廣陵漢縣今爲甘泉及天長之南
竟江北江也本篇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
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
迅猛南齊書地理志南兖州廣陵郡土甚平曠刺史
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江對岸江之壯濶處
也二文並明覈可據本篇凌赤岸筮扶桑李善因扶

桑之文並赤岸疑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于赤

岸淪餘波於柴桑正承用七發文則七發扶桑當作

柴桑之誤也今潮猶至湖口之小孤山而回日驗可

知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輿縣今本輿寰宇記赤岸在

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顧

祖禹方輿紀要引南兖州記潮水自海門入衝激六

七百里至此其勢始衰郭璞江賦所謂鼓洪濤于赤

岸也今按此山府縣志所載土俗所稱均無異議故

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矣往者吾鄉江辰六以廣陵

濤勝其齋朱竹垞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云在

錢唐其言實謬檢討所據者本篇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塲依法以骨母爲胥母之譌而不言二地所在又節酈氏水經漸江篇注以爲證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門浙江非吳地故越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也吳語大夫種謀伐吳曰吾用禦兒臨之韋昭注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是也爾雅釋地吳越之間有具區其言審矣於時戰地並在今蘇州嘉興二府之境故春秋定十四年於越敗吳師於檣李杜預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李又闔廬還卒于涇去

檣李七里哀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越語句踐卽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是也吳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内外傳所謂江竝吳江也故春秋傳哀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語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郭韋昭注江吳江也又吳王起師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韋昭注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也吳殺子胥投其尸于江亦吳江也七發注引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于江上用名胥母山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

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引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後立廟于此江上吳太伯世家正義引吳俗傳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卽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蕩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號曰元浦門曰鱸鱖是也吳投子胥之尸其有舍其本國南竟五十里之吳江乃入鄰國三百

餘里投之浙江哉然則伍子之山胥母之塲固與浙江無涉不得引以爲證吳越春秋句踐殺大夫種葬於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脇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其言固誕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論衡書虛篇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怒濤也二江竝祭子胥乃在東漢之世水經淮水篇注引應劭風俗記江都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

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漸江篇吳越春秋以七發所云專屬之浙江則誤矣檢討又云曾鞏序鑑湖圖有所云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今以其地準之實在浙江之東自吳至浙不經其地且係堰牖小名何取於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時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之若踰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檢討又云江陵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於文則尤謬史記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據漢書諸侯王

表地理志竝在元狩二年其時所更名者廣陵郡也而廣陵郡自有廣陵縣爲郡治爲吳江都廣陵三國都其名則在楚在秦在荆在吳在江都皆有之故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樊鄴滕灌列傳灌嬰渡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吳王濞列傳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不得謂元狩三年之前無廣陵之名也漢所置郡國若宏農陳留平原千乘丹陽桂林零陵武都安定朔方皆取縣名名郡廣平眞定信都廣陽高密皆取縣名名國此例甚多故江都之爲國

廣陵之爲郡爲國皆以縣也檢討不根持論雖越俗好鬼錢唐廣陵侯之淫祀舉子所業錢惟善之試卷皆備舉之而於經史正文反屏而不觀及一引漢書而其謬若是亦後學者之大戒已至廣陵城本在蜀岡上邗溝環其東南江卽在其外故水經淮水篇注云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今自廣陵驛而北爲舊城之市河北至堡城折而東至黃金壩會於運河是其故址自此入淮一名中瀆水故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是也晉以後江益徙而南

故沔水篇云毘陵縣丹徒北二百步有故城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是也今揚州城外運河唐王播所開事見播傳其時江猶至於揚子橋而東關以外在漢則江滸也然則城東小水之稱廣陵濤固非無據凡檢討所云惟水經注承酈氏之誤其餘無是者恐後人習謬而不知故爲正之余謂汪君此證張氏膠言以爲止於一二地名逞其快論而於江之名曲絕無詮釋濤之形狀亦不置喙然則地有指實者不足據而空言其名狀者轉足據乎無是理也况江賦內如激逸勢以前驅

乃鼓怒而作濤協靈通氣潰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及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礪諸文正本之七發卽其形狀可知惟潛邱劄記云梁孝王薨于景帝中六年丁酉則此七作於丁酉前考爾時會稽郡省并入江都國漢志會稽郡注云景帝四年屬江都是江都之所統不獨至錢唐江且遠至建寧福州古名冶縣者其疆域如此作者本欲云江都之曲江但以二江字相犯易古地名曰廣陵耳此似作調人之見謂地是江都江是錢唐然因二江字故易其名語殊牽強且江都名國時原仍有廣陵縣則汪證中已言之矣聊附其說

以俟明者○又案王氏商榷亦同汪說謂廣陵之名據吳越春秋夫差時已有復引李白集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秋張翰盃似足證廣陵濤在錢唐而竹垞未及但上文別有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詩我來揚都市送客迴輕舸因誇吳太子便覩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日送烟雲高王琦注唐有兩長蘆一長蘆縣隸河北道滄洲一長蘆鎮在淮南道揚州之六合縣南則此詩仍以廣陵濤在淮南矣余謂太白詩非爲考据故竝用之然可見唐時於兩者已

無定論無怪乎後人之紛紛也至吳氏曾能改齋漫錄地理篇因七發有弭節伍子之山即胥山遂謂曲江在蘇州王斥其謬不足論

附從太白注引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入雲霓游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案此所引見原道訓今本作馮夷大丙高誘注夷或作遲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莊氏達吉校云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故夷或為遲丙白字形相近余謂李氏蓋因正文作太白故從許注本也馮夷已見前江賦大丙則東京賦大丙弭節注引淮南子曰若

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馬莫使之而自走高誘曰二人

太一之御也彼所引見覽冥訓下文又云鉗且大丙

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皆不作太白附案列子周穆

王篇云主車則造父為御商為右秦氏恩復校本謂商為即秦丙見淮南子一作齊爾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軫谷分注云軫轉也言涯如轉

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轉也芟謂草根一本無芟

字案五臣本翰注芟隴也軫隱也如山隴之相隱川

谷之區分也校者謂涯字屬上句讀文法較明惟以

芟為隴亦屬臆斷余謂無芟字則涯屬下讀固不礙

文義若翰注之訓隴蓋以芟為陔之假借字本書補

亡詩注引聲類曰陔隴也是也翰不言芟與陔同音可通用而李注直以芟為草根殊迂

便蝟詹何之倫注引淮南子曰雖有鉤鉞芳餌加以詹何蝟蠖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見原高誘曰蝟

蠖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七畧曰蝟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

案所引宋玉集蓋釣賦也因學紀聞謂元淵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淵萬氏集證云漢藝文

志攷蝟子十三篇各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二篇應璩與從弟書又

作便蠖余謂前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

术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中雖言齊人與諸書作楚人異似亦為一人蓋皆音相近各

據所聞無以定之

七啟曹子建

精糲注云說文糲禾別也糲與糲古字通案糲糲俱旁

卦切故同音通用而義實各別漢書藝文志注引如澗曰九章細米為糲廣雅精糲糲並云小也蓋皆以

糲為糲王氏疏證謂詩大雅彼疏斯糲毛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糲鄭箋云米之率糲十糲九糲八侍

御七正義曰九章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糲
二十七糲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
以下米漸細則數益少也據此是糲細於糲而說文
糲穀也穀糲米一斛舂為八斗也又糲米一斛舂九
斗曰糲則是糲細於糲未知孰是段氏謂說文八余
九二字互譌謂說雖稍異而糲要為米之細者不得與黃糲相混
此處精糲字正本毛傳宜用說文糲字本義李注乃
引糲字之訓失之矣

霜蓄注云毛詩我行其野言采其蕞鄭箋曰蕞牛頽蕞
與蓄音義通案詩釋文蕞本又作蓄以二字音相近

也毛傳以為惡菜者蕞即羊蹄齊民要術引義疏云
今羊躡似蘆菔莖赤煮為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
痢是也疏又云幽州謂之羊躡揚州謂之蕞一名菑
蓋即爾雅之蓀蓀亦曰苗蓀說文蕞艸也廣雅蕞羊
躡也集韻蕞或作苗通作蕞羊躡也郝氏謂苗為蕞
者猶蓀之作蕞也神農本草羊躡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
目名醫別錄云一名蓄陶注今人呼為秃菜即是蓄
音之誤引詩言采其蓄郝氏謂苗郭音他六反正讀
為秃也蕞亦通苗蕞者說文蕞讀若釐而廣韻一屋
蕞許竹丑六二切段氏則謂蕞蓄同物而誤讀蕞同

蓄也王氏廣雅疏證云莖更有一種味酸者齊民要術引字林云莖似冬藍蒸食之酢陶注本草羊躡云又一種極相似而味醋呼為酸摸本草拾遺云酸摸葉酸美人亦折食其莢葉似羊躡爾雅須菴蕪郭注似羊躡葉細味酢可食是羊躡一種名遂名蓄一種名菴蕪名酸摸而總謂之莖也若鄭箋以遂為牛頰者爾雅藟牛頰郝氏謂遂通蓄蓄有禿音與藟聲相轉也余謂鄭意豈以牛頰即羊躡與亦猶莖為羊躡而玉篇莖一名葱則又混於爾雅之菴莖草緣莖與莖字形極相似耳草木之名彼此淆亂大抵如是

爾雅又有遂藟馬尾即廣雅之藟陸說文單呼為藟而不得單呼為遂與此亦不相涉也

露葵注引宋玉諷賦賁露葵之羹案本草綱目云古人採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今人呼為滑菜言其性也其最小者名鴨脚葵六七月種者為秋葵八九月種者為冬葵經年收採正月復種者為春葵王禎農書曰葵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而今人不復食余謂爾雅有蒂菟葵又有菟葵即蜀葵或名吳葵胡葵皆非此類附案陸氏埤雅云葵有紫莖白莖二種陳氏稽古編謂即露葵幽民所烹指此珠翠之珍注云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

珠肉作酢也案禹貢蠙珠本蚌類其肉可食珠柱殆
 即今之江珧柱也但注以珠翠合言似為一物恐非
 據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雋燕之翠高注翠厥
 也翠通作睥玉篇睥鳥尾上肉也廣雅釋言睥肥也
 又釋親睥騾膾也膾與厥同說文齶齶骨也畢氏沉
 謂內則有舒鴈翠舒鳧翠皆不可食者今閩廣人以
 此為美疑即此所謂翠矣

捷忘歸之矢注引儀禮司射搯三挾一箇鄭元曰搯插
 也案胡氏考異云插當作捷宋潭州本儀禮鄉射釋
 文捷初給反又士冠禮捷柶初洽反本又作插此正
 文作捷善所引亦作捷不知者改之余謂釋文既云
 本又作插則插非誤字且禮注本亦不同士喪禮搯
 笏注搯捷也內則搯笏注搯猶扱也說文捷獵也扱
 收也捷與扱皆插之假借字然則正文作捷注不妨
 作插但當云捷與插古字通耳搯字說文在新附中
 祇當作晉周禮王晉大圭先鄭注云晉讀為搯紳之
 搯謂兩於紳帶之間兩即插也

班輸無所措其斧斤注引禮記鄭注云公輸若匠師也
 般若之族多巧伎者也般即班案此所引見檀弓校者
 謂似分班輸為二人余謂公輸者氏也若與般蓋二

人名若雖匠師而年尚幼故記云方小其多伎巧者則般也鄭意竝未以班輸爲二人孟子稱公輸子者般之名已著但舉其氏卽可知也易林乾之旣濟稱輸班特省文耳至列子湯問篇稱班輸而此處因之若郭茂倩樂府古艷歌行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則直作二人矣故賓戲班輸權巧于斧斤漢書叙傳注亦採或說引樂府作二人解○又案海內經言少皞生般始爲弓矢是公輸本取古人以爲名猶堯時有羿善射而有窮之君亦以善射名羿也國策諸子多稱班輸與墨翟攻守事較之檀弓所載般在季康

子時相距甚遠固當非一人也近梁氏玉繩引唐上官昭容流杯池詩云公輸與班爾從此遂韜聲謂王爾古巧匠見韓子姦劫弑臣淮南本經劉晝新論知人故漢劉歆西京雜記下載鄒陽几賦王爾公輸之徒中山王文本器賦乃命班爾而昭容詩以班爾對公輸似割截檀弓語用之余謂昭容固以輸班爲二人爾者自指王爾也上舉一人下舉二人語亦無不可通或班字爲王字之誤若因檀弓般下有爾字遂以班爾爲人名不應昧於文義如是附案西京賦命般魯班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其稱二人竝同

御文軒臨洞庭注云洞庭廣庭也莊子曰黃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案善意不以洞庭爲澤名故訓曰廣庭
但所引莊子天運篇本作洞庭之野此與竹書夏帝
啟舞九韶于大穆之野相同乃刪去之野二字以就
其說非也篇中補叙聲樂祇係設言借用莊子語不
妨卽爲楚之大澤觀上文云旣游觀中原結尾又云
子能從我而游之可見然則御文軒者謂駕車而臨
洞庭也注引尸子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正合
而前爲殿檻之釋及新語文軒彫窻義殊乖刺陳氏
校本以爲誤贅是已若謂嘉樂不野合則漢志編與

西陵皆有雲夢宮豈洞庭之側不可有離宮乎

七命 張景陽

采竒律於歸昌注引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
歸昌案舉下當有鳴字張氏膠言謂今外傳無此文
然太平御覽亦引韓詩外傳云鳳昏鳴曰固長晨鳴
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是今
本佚脫非注誤也廣雅釋鳥與外傳同惟保章作保
長毛詩義疏則云朝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
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初學記引論語摘衰
聖則云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

曰賀世飛鳴曰郎都蓋所傳各異耳

啟中黃之少宮注引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案廣雅釋樂云神農氏琴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王氏疏證謂後漢書仲長統傳注引三禮圖與廣雅同又初學記引琴操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五弦大弦爲君小弦爲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余謂此承中黃言當本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古樂

經傳云總其全體命之曰黃鍾之宮而以所穴之孔爲黃鍾所含之少聲也是殆爲中黃之少宮矣

浮三翼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案注所引今越絕書無此語亦無此篇名惟太平御覽舟部引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合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洪氏容齋四筆又

引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
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
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據四庫提要謂崇文總目
稱越絕書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
篇是此書在北宋初已佚五篇選注所引蓋佚篇之
文但洪氏引之甚具不似有闕佚而今本祇十五篇
較之崇文總目所云二十篇者又闕其五提要言今
本爲大德丙午所刊乃元成宗之十年容齋四筆之
成在慶元三年中間相距已百年有餘選注所引必
二十篇之本原有之故洪氏得見今本無之者正在

後闕五篇之內然則此文實佚於南宋之末非北宋
之初也特洪氏所言中翼小翼之長其丈數與選注
不符未知孰是洪又謂三翼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
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
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
它亦鮮及者若此處下句曰戲中泚亦不應用大戰
艦借作輕舟當卽自景陽始

駕紅陽之飛燕注云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
陽侯驃疑含卽紅聲之誤也案如或說以二者皆爲
馬無此文法孫氏補正引趙云以下句唐公之驪驪

例之則紅陽乃人名也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余謂下句言人不必上句亦言人疑是地名漢志南陽郡有紅陽但不聞其出馬若飛燕則西京雜記云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前謝靈運會吟行飛燕躍廣途注已引之而此處云未詳何也飛燕以鳥名馬與廣雅釋詁馬之屬有飛鴻正同。又案前赭白馬賦注引傅元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此雖借擬但馬名飛燕本是比况則亦可旁證也附案漢鏡歌君馬黃云蔡有赭紅陽與蔡陽俱屬南陽郡又紅陽爲今舞陽縣縣有不羹城卽左傳所謂城陳蔡不羹者也則其地近蔡可知或指此與

布飛羆張脩毘注云爾雅羆毘謂之羆或作毘又云羆或爲羅案爾雅郭注羆幕也郝氏云謂幕絡之釋文羆又莫潘反此音是也羆幕一聲之轉釋文又云羆本或作毘忘巾反毘羆亦聲轉也吳都賦毘蹏連網劉注毘廉綱廣雅毘兔毘說文又云毘鈞也其不同如此羆爲羅者羆音力端反則與羅聲轉御覽引舍人曰羆剛惡斲人故張綱而羅之也然則舍人本始卽或本羆作羅矣余謂注又云夫然羆毘一以爲對恐互體蓋言羆旣或作毘是羆與毘一物今已稱羆復稱毘用作偶語殆互言之也語意如是而胡氏考

之選集卷之三
異疑其誤非是然爾雅乃傳本不同未必遂以羅毘
爲一字故此處可以分列廣韻云毘彘網則從作毘
之本耳

鋸牙押注引說文曰押兩手擊也補買切案金氏牲云
禮運燔黍押豚注押豚擊析豚肉也此亦當作擘開
之義非搏擊之謂孫氏補正引之而云押字有擲義
左思吳都賦莫不鈎銳挫鏘拉押摧藏注鳥獸莫不
鈎挫鋒鏘拉擲折挫之也景陽用字本此押音拜上
聲與押豚之押音博厄切者又異余謂禮記本借押
爲擘非押字別有博厄切之音也景陽亦未必是用

左語拜之上聲正補買切吳都賦注作擲義者特望
文生解耳彼處拉押連文拉如史記齊世家襄公使
彭生拉殺魯桓公則卽以押爲擘之假音字固得通
而此與廌爲韻自宜从補買之音矣。又案廣雅釋
詁押開也王氏疏證云押之言擘也西京賦置互擺
牲薛注擺謂破磔懸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字書擺
亦押字周禮以鬮辜祭四方百物故書鬮爲罷鄭衆
注云罷辜披磔牲以祭押擺罷聲義竝同據此知押
正有擘義而音仍讀補買切也

邪溪之鋌赤山之精注引越絕書曰當造此劔之時赤

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澗而出銅案水經漸江
 水篇注云西連嵇山東帶若邪溪吳越春秋所謂歐
 冶澗以成五劍溪水上承嶠峴麻溪溪之下孤潭周
 數畝甚清深方輿紀要云若邪山在今紹興府東南
 四十五里山下有若邪溪流入鏡湖赤董山在府東
 三十里一名鑄浦山國策破董山而出錫又寧波府
 奉化縣東五十里有赤鄞山亦曰鄞城山相傳歐冶
 子造劍處董草名加呂為鄞趙氏一清謂漢取山名
 以氏縣也蓋奉化本漢鄞縣地此殆相傳不同
 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注引淮南子許慎注曰銷生鐵也

案許於說文銷字云鑊金也此言生鐵者蓋一字兼
 二義矣注又云鑊或為鑊廣雅鑊鑊也今本廣雅鑊
 字條脫鑊字而廣韻鑊字注引之與此正合鑊鑊同
 說文鋌銅鐵樸也別無鑊字是本當作樸後人別其
 為銅鐵之類而易金旁耳玉篇廣韻並有鑊字云鑊
 鑊矢名而左傳作僕姑廣韻亦云字不從金也

鶩騁注引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鶩鶩之騁
 案騁今本作翠已見七啟注引作騁不知孰是若鶩
 今作鶩鶩今作鶩皆誤字也附案讀書志餘謂此本
 借鶩為鶩因右畔鶩字
 誤作鶩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為鶩
 鶩二字初學記器物部引作鶩燕鶩即鶩之譌也

文選集釋 卷三
三
本子規之名此以屬燕者說文舊周燕也義正義引
舍人曰舊周名燕燕又名馭孫炎曰別三名段氏郝
氏皆以爲燕名舊周之證也余謂燕髀燕翠似不得
稱味之美注又引崔駰博徒論有鷲臠豈卽今之燕
窩與

髦殘象白注云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案孫氏補正引
劉良注曰殘謂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豺殘也余謂
李注太混然獸之食餘何得列於美味說文奴部殘
穿也从又尙段氏謂又者手也所以殘穿也殘穿之
去其穢雜故从又尙會意是去其穢雜卽存其精華

矣以此解殘字似合奴亦讀若殘劉又云白謂此卽也
亦猶熊白蓋與今之食河豚白者相類取其最羶美
也此說則得之

萊黃之鮐注引鹽鐵論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
也案吳氏志伊山海經廣注言鮐卽鱈鮐今之河豚
已見前吳都賦徐氏文靖非之云漢書貨殖傳鮐鯨千斤顏
師古注鮐海魚也音胎又音洛而吳氏以爲卽鱈鮐
音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余謂顏注語本之
說文此注亦引之說文鮐从魚台聲台本音怡又音
臺二音相通詩之台背爾雅釋詁作鮐背兩處釋文

並云鮠一音夷郝氏謂今登萊海上人呼此魚正如
臺無音夷者惟鮠鮠魚音夷耳此特方音稍別不得
謂鮠之不可音夷也詩鄭箋台之音鮠也人老則背
有鮠文今鮠鮠背上青黑有黃文正相合張氏膠言
又調停其說謂或單言鮠爲海之大魚而音待來然
說文鮠字云海魚與鮠鮠鮠等爲類非如鱣之獨別
稱海大魚也則亦臆爲之說注又云漢書東萊郡有
黃縣今其故城在登州府黃縣東二十五里

荆南烏程注引盛宏之荊州記已見吳都賦又引吳地
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案李氏兩說並引蓋莫
定其地高氏緯畧曰說者以荆南爲荊州然烏程縣
在今湖州與荊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步有若溪若
一作箬居人取水釀酒曰箬下酒荆溪在縣南六十
里以其出荆山因名之張元之山墟名曰昔漢荆王
賈登此山故稱荆山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
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
醞酒因此名焉荆溪別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
出荆山余謂荊州之烏程鄉湖州之烏程縣俱出名
酒故易混據元和志長城縣本漢烏程縣地有若溪
水釀酒甚濃俗稱若水酒而荆溪別在義興縣卽今

之荆溪縣以近荆南山得名高氏亦知荆溪之非若溪乃附合為一失之荆南與下豫北對舉當皆屬州名則烏程之酒仍在荆州矣何氏從高說非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注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合眾迎流而飲之案水經漸江水篇注云昔越王為吳所敗以五千餘眾栖於嵇山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即浙江也據此知為越王句踐事注失引酈云浙江而寰宇記言會稽縣西三里有投醪河方輿紀要亦

名單醪河又名勞師駟今合於運河蓋其地傳聞之異耳此處正文單字當作簞

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注引呂氏春秋齊閔王病瘡云云案今本作齊王疾瘡高誘注齊王潛王也潛與閔通梁氏玉繩謂論衡道虛篇作齊王病瘡瘡蓋即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瘡首也盧云瘡首常有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消渴之消同余謂瘡字與瘡瘡皆形相似作瘡者誤也瘡消同音字

賢良詔 漢武帝

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注引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

而民不敢犯案虞書象以典刑又曰方施象刑惟明
孫氏星衍疏引大傳說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
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鄭注純緣
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也又荀子正義篇古無肉刑
而有象刑墨黥怪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
楊倞注引慎子怪嬰作草纓是墨黥俱刑在面故以
草爲冠飾也共艾畢者共當爲宮宮刑別異其蔽前
以艾色爲鞞也菲對屨者菲當爲荆楊倞云對或爲
蒯言荆刑蒯屨也御覽刑法部引慎子曰有虞氏之
誅以蒙巾當墨以草屨當劓以菲屨當剕以艾鞞當

宮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
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雜
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是象刑自古傳之
鄭注司圜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知
鄭亦同古說也余謂今書傳云象法也法有常刑用
不越法蓋不以爲畫象然大傳出伏生固今文家言
史記集解引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
但有其象無其人也與鄭不異馬鄭皆習古文者然
則象刑之法今古文同而東晉書不足據矣

北發注引晉灼曰北發似國名善自說同案漢書注臣

文選集解 卷三
三
瓚曰孔子三朝記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
爲對也師古曰北發非國名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
而役屬之瓚說近是亦見韓安國傳北發月氏可得
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錢氏攷異云大戴禮少
閒篇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之文凡四見而
南撫交阯僅一見其文又不相屬則非以南北對舉
明矣孔子三見哀公爲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記卽
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也瓚不
攷而妄爲此說師古從之誤矣但誤亦有因公孫宏
傳載元光五年制詞有北發渠搜南撫交阯之語明

以南北相對訓爲徵召於義似允然此實制詞之誤
平津對策畧而不言蓋知其誤而不欲訟言之耳渠
搜西域之國以爲北方亦未通於地理後新序雜事
篇有此語又承武帝制詞之誤余謂此詔海外肅慎
以下十二字全用大戴文當作一句讀文選及漢書
竝截斷爲注非是盧辯注大戴以北發爲北狄地名
而史記帝舜紀則與交阯同屬之南已見前吳都賦
北戶下紀下文又云北山戎發息慎疑單稱發者爲
北狄與在南之北發非一地也索隱乃謂北發爲誤
山戎下少一北字恐不然劉氏敞曰北發國名亦見

管子書今考管子揆度篇輕重甲篇兩言發朝鮮之
文皮是亦單稱發正合史記且與朝鮮相連俱出文
皮則其在北方可知此又錢所未及

冊魏公九錫文

潘元茂

蕲陽之役橋蕤授首注引魏志曰袁術侵陳公東征之
術奔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又云蕲縣
屬沛在陳之東也案漢志沛郡蕲下云都尉治續志
屬沛國云有大澤鄉陳涉起此方輿紀要謂蕲城在
今宿州南二十六里陳於前志屬淮陽國後漢爲陳
國卽今之陳州府治時曹操在許許在陳西故云東

征術畏曹軍不敢越陳而西乃退屯於陳東之蕲陽
術旋欲至青州蓋益東遁矣

單于白屋注引博物志之單于而云本竝以單于爲單
于疑字誤也案胡氏攷異謂正文作單善依博物志
定爲單蓋單與單字形相近也余考王制北方曰狄
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
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段氏校本單亦改單當卽本
此或以單于乃匈奴之號非別一種故耳但說文無
單字魏志載此文正作單于而善注下文又引魏都
賦注北羈單于白屋及後漢書單于謂耿恭曰若降

文選集解 卷三
者當封爲白屋王以證是善意不以作單爲誤惟正文作單于故云本竝以單于爲單于若本作單于則此語不可通考異說非至匈奴號單于者北狄之中匈奴最强大豈旣吞併單于之地誇其雄長遂自稱大單于與善疑字誤似卽疑單字之誤

宣德皇后令 任彥昇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案所引見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

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困學紀聞二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之九星卽九紀也翁氏注云小開武解在我文考順明三極又曰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孔晁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是本篇之九星九紀當有分別盧氏文弨以爲文選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緯釋九星甚當余謂此處九星若作九紀則下偶句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不應上九星復及日月盧說未免兩歧似孔注得之四方卽蒼龍白虎朱雀元武經星也五星緯星也凡星統是矣近汪氏師韓言當指北斗

九星張氏膠言因之義亦通困學紀聞九又引素問
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
消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
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
柱天英是亦謂北斗九星而別爲之名與曲禮正義
引春秋運斗樞及洪興祖補注劉向九歎不同然非
以證此處九星也附案九歎作九魁一作魁洪云魁音祈星名也

推轂樊鄧注引何之元梁典曰拓跋宏旣退高祖據樊
城案樊城在襄陽漢志襄陽屬南郡而鄧縣屬南陽
郡方輿紀要云樊城在今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襄

陽城隔江對峙志云周仲山甫所封樊國也鄧城在
府東北二百里本春秋鄧國之地後漢初平二年袁
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戰于樊鄧間堅擊破
之遂圍襄陽梁承聖三年西魏宇文泰遣于謹攻江
陵軍至樊鄧梁王譽率眾會之余謂高祖但據樊城
而兼稱鄧者蓋二地形勢連接故兵爭所及往往並
言之也後任彥昇策秀才文亦云朕長驅樊鄧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注引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
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曰知我者重瞳
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

案晉書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丹元子步天歌亦云昴七星一聚實不少而詩正義引元命苞云昴六星說已不同正義又釋三五在東云下章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三亦非參蓋以申毛傳三心五噶之義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即據文選此注謂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詩上章言三五舉其數也下章言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宋書符瑞志不知昴本五星而以五老爲金木水火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爲上入昴也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余謂符瑞志本沈約所撰故其注竹書亦載五老游河而

以爲五星之精也然毛傳五噶蜀與昧同爾雅昧謂之柳詩正義引元命苞云柳五星而晉志及步天歌皆云柳八星矣陳氏啓源稽古編曰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不相同如詩之參古以爲三星考工記數伐而爲六星丹元子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股爲七星其餘增損不一甚或古有而今無如折威農丈人之類然則昴今七星不妨古爲五星緯書注旣云還復爲星似以昴星之精爲五老者近是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季友

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注引禮記鄭注京當爲原未

言九原何在案漢志太原郡京陵下云莽曰致城無九京之名以爲卽九京者顏師古注也續志云京陵春秋時九京劉昭注引禮記爲證水經注汾水篇同自是元和志寰宇記皆從之但元和志又於太平縣云晉公孫杵臼程嬰墓並在縣南二十一里趙盾墓塋中不云九原猶可謂盾墓別爲地而寰宇記於正平縣云正平卽絳州治九原一名九京晉大夫趙盾葬所禮記謂趙文子觀處是又一九原方輿紀要因亦兩處竝存蓋疑不能定也惟日知錄謂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遙

也

紀要今平遙縣東七里京陵城

志以爲大平之西南二十里有九

原山近是紀要云九原山在今絳州西北二十里與志異者太平本亦屬絳州也近洪氏圖志於絳州九原山云晉大夫趙盾葬所而京陵下不言是亦依顧說矣若紀要又於遼州和順縣云九京山在縣北五里亦名九原山洪志同此更不相涉耳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王元長

清叻冷風注引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叻欲小以清案所引見辨土篇清字今本作深亢倉子作叻欲深以端深者卽孟子所謂深耕也故惠

氏士奇禮說云低爲畊高爲隴一晦三畊三隴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隴隴附根及苗壯盛隴盡畊平耐風與旱是爲深耕後世耕淺有風災旱則立槁矣據此說知作深者是也善注清字豈因就正文而易之乎余謂清畊他無所證惟路史炎帝紀云踣窮髮跋芄野制畝清畊分龍斷而戒之耕此雖宋人之書當必有所本也注又引呂覽云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爲洽風高誘曰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蕭洽風以搖長也今本必作心師作帥注云心於中央帥率也嘯洽風以搖長之也夫或作使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注引漢書曰歲耕種者爲不

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

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見食貨志又引賈逵國語注

爰易也案如漢志之說是田有三易與周官異惠氏

士奇謂大司徒之易田有田有萊每歲種百晦休百

晦爲一田一萊謂之一易每歲種百晦休二百晦爲

一田二萊謂之再易是爲中地下地而六遂上地又

加萊五十晦焉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一蓋以其地三

分之而休其一則天下無不易之田也據此知田無

休三歲者矣若此爰井卽爰田也左傳僖十五年傳

晉於是乎作爰田杜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正義曰服虔孔晁皆言賞眾以田易其疆畔疑特權宜之計惠氏云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境埒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士易居此乃秦晉之爰田爰換也猶移換獄辭謂之爰書而以當周禮之易田誤也余謂如何休等說直是彼此互易固屬紛繁卽如漢之代田歲代處也雖猶得易田之遺意然民食維艱安能使之休其田而不耕故云懼驚擾也○又案說文越字云越田易居也段氏謂與

左傳爰田及何休言換主易居地理志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爰轅超換四字音義同是也但以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則混易田於爰田殆不然宜從惠說

四支重罰爰劓前古注引呂氏春秋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案注云四支布裂則似謂車裂之刑矣說文輓車裂人也引春秋傳輓諸栗門此左氏宣十一年傳也又周禮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輓注云車輓謂車裂也是周時已有此刑而注下文乃引周禮五刑之法墨劓宮剕等者以其亦殘

支體耳

文條炳於鄒說注云鄒說未詳案此條問明時改憲蓋屬天事史記孟荀列傳云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齊人頌曰談天衍此鄒說疑即謂衍所說也鄒與騶通史記又云衍乃深觀陰陽消息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因載其機祥度制劉向別錄亦云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始此所謂文條與

其驪翰改色注引禮記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注翰白色馬也案此所引見檀弓彼注下引易白馬翰如爲證乃賁卦六四爻辭也上句云賁如皤如皤亦白也

正義引鄭注云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攷爾雅說馬無翰名禮記釋文翰本又作鞞說文鞞馬尾長也亦非白惟山海經西山經云播豕之山多白翰郭注白翰也爾雅鞞雉鶡雉注云今白鶡也江東呼白鞞亦名白雉是雉之白者曰翰則馬之白者亦可稱翰矣家語五帝篇亦云戎事乘翰注與鄭同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王元長

淮汴崩離注引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案所引見地理志河南郡乃班自注下則小顏引應說也彼注又云有狼湯渠亦作蕘蕘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汴

水本爲汧水段氏謂變汧爲汭未知起於何代恐是
魏晉都維陽惡其從反而改之也然漢志已作卞矣
狼蕩渠亦曰陰溝說文汧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
爲離水東入於泗段氏又謂離當作獲字之誤也水
經曰汧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
獲水獲水出汧水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與漢志
梁國蒙下云獲水首受留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正
合許書當同不得爲離水爾雅河出爲離非自河出
爲汧旣而爲離也且許言汧受陰溝則非受河可知
方輿紀要云汭水春秋時謂之邲水宣十三年晉楚

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秦漢間曰鴻溝史記滎陽
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孔氏曰卽汧水也汧水首受濟卽沛也東南與淮
通也滎陽今仍爲縣屬開封府。又案善注未及崩
離孫氏補正云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以郢州刺史
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俱北討大敗遂失淮北四
州及豫州淮安地是其事也

加以納欵通和數語注亦無證案綱目永明十年齊遣
使如魏據南齊書魏傳使者爲司徒參軍蕭琛范雲
蓋自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纘前軍將軍張謨使魏

魏亦報聘後此歲使往來故云歌皇華而遣使賦膏
雨而懷賓也至十一年北地人支酉聚數千人於長
安城北西山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
王度人起義應西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各自保壁
望朝廷救其兵時魏主欲遷都洛陽詐言南侵及是
聞關中危急乃退師此下所云關洛動南望之懷獯
夷遽北歸之念當卽指其事矣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任彥昇

輜輶青紫注引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爲輜本書廣絕
交論注引同案今本說文輜輶車前衣車後也輶輜

車也

小徐作輶車也

皆誤輜字之訓左傳定九年疏引云輶

輶衣車也前後有蔽輶字之訓後漢書袁紹傳注引
作衣車也蓋舊本如此當從之校議云輶與輶皆衣
車屬衣車前戶輶旁戶輶載重輶載輕戶部戾輶車
旁推戶也釋名云衣車前戶又云輶車載輶重臥息
其中之車輶車四面屏蔽輶輶之形同有邸曰輶無
邸曰輶宋書禮志引字林輶車有衣蔽無後輶其有
後輶者謂之輶後輶卽釋名之邸矣段氏謂衣車蓋
有衣蔽之車非釋名所云載衣服之車霍光傳昌邑
王畧女子載衣車李注東京賦引張揖云輶重有衣

車也左傳陽虎載蔥靈杜注蔥靈輜車名賈逵曰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又周禮車僕掌萃車之萃鄭注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杜子春云萃車當爲輶車據此則兵車亦有輶車矣余謂後漢輿服志皇太后出非法駕則乘紫罽輶車列女傳齊孟姬曰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今立車無輶非所敢受命也故釋名以輶車爲婦人所乘車而要亦通言之特非士大夫以上不得有故此注引袁紹傳賓客所歸輜輶紫罽填接街陌也若後漢書梁冀傳作平上輶車章懷注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此

不以輶車爲異乃言其侈泰改易輿服之制耳

薦禰衡表 孔文舉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注無釋五臣云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案桂氏札樸云下文飛兔腰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王良伯樂兩人則掌技亦當爲二後漢書禰衡傳作臺牧注云未詳孔融集作堂牧余謂此處文義本稍參差上有者字與下直言良樂異桂說非也考晉有總章伎見前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漢時當已有之伎與技通此謂主其事者五臣注近是若堂牧殆掌技形近而譌臺又堂之

謠也

出師表

諸葛孔明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注引漢書曰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案今漢志句町下作盧唯水續志無之水經若水篇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瀘江水注之注云禁水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爲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差得無害故諸葛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

四字今表所無

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嶺

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摠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余謂方輿紀要言瀘水卽若水水出黎州所西徼外其源曰若水下流曰瀘水然證以水經若水至朱提瀘江水注之則是二水而合爲一水也明朱氏國楨湧幢小品言瀘水乃今之金沙江而金沙江實爲古之繩水紀要又云金沙江出吐番界經雲南西北境至會川衛界而合於瀘水則是瀘水與金沙江亦二水之相合也齊氏召南水道提綱云鴉龍江卽古若水又名打冲河卽古瀘水洪氏圖志亦言

打沖河乃瀘水之俗名而紀要以打沖河與瀘水分
 列似不謂一水但其所稱打沖河下流至會川衛境
 合金沙江又引志云打沖河兩山壁立水勢洶湧狼
 牙相距則與酈注兩岸高山云云相符固當是一水
 矣瀘水在今四川寧遠府界其地有廢瀘州北近瀘
 水乃元時改置明代已廢與今之瀘州為漢之犍為
 郡江陽縣地者不相涉也附案余氏音義引沈黎志云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嵩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

求自試表

曹子建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元塞注云七發凌赤岸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
 關元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元案魏志興平元年
 太祖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此所謂東臨也
 建安十二年北征三郡烏丸引軍出盧龍塞涉鮮卑
 庭東指柳城所謂北出也十六年西征韓遂馬超圍
 楊秋於安定二十年西征張魯出散關至河池攻氏
 王寶茂所謂西望也又屢征孫權或至濡須口或至
 居巢即所謂南極也舉赤岸者地與建康隔江相對
 言已臨吳境耳此注引七發及南徐州記則赤岸即
 江賦所云而七發注疑在遠方者乃不定之論也孫

氏考異於七發既從汪氏中說而補正仍以廣陵在
浙江未知赤岸何地是自相矛盾矣輿地廣記玉門
關在壽昌縣西北百十八里據方輿紀要沙州衛有
壽昌城漢之龍勒城亦在焉今屬燉煌縣關在縣西
一百五十里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注引左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馬融曰二叔管蔡也案此傳爲僖二十四年
二叔杜注指夏殷孔疏云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
蔡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與李善所引絕異

據詩常棣序閔管蔡之失道鄭箋卽本左傳爲說疏

引鄭志張逸問云周仲文

仲文漢世儒者

以左氏論之三辟

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
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
受聖人足自明矣觀傳下文正引此詩是與序合云
召穆公作者疏謂詩本周公作召公述之亦可云作
末言召穆公亦云是其證也然則二叔確宜爲管蔡
其指夏殷者乃周仲文之說非馬融之說也果係馬
說則鄭嘗師馬何鄭志轉不之及故馬說引者兩歧
當以選注爲準子建此表直言管蔡尤爲明白若杜

云管蔡霍三叔不得稱二叔則三監本爲管蔡及武
庚無霍叔定四年傳管蔡啟商碁間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蔡叔不及霍叔是也辨見王氏引之經
義述聞。又案杜氏以爲夏殷者意蓋因傳下文舉
管蔡邲霍疏云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
亂始封建之然管蔡雖以流言見黜而蔡仲旋封見
於書序逸周書有囚霍叔于郭凌之文與東晉古文
囚蔡叔異而霍滅於晉在春秋閔元年是霍國未除
管可類推周家忠厚不應管叔獨絕其世通志氏族
畧管氏管叔鮮之國子孫以國爲氏則此傳所言得

封正當謂作亂以後且與下魯衛晉諸國同稱疏言
康叔伯禽唐叔之封俱成王時故富辰竝屬之周公
方見常棣詩義安得以爲夏殷之叔世乎

隕霜注引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
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案後江文通
詣建平王上書云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注所引
與此同今淮南實無其文然又見後漢書劉瑜袁紹
傳注及初學記卷二不應皆誤當是今本逸耳後張
說獄箴匹夫結憤六月飛霜李白古風燕臣昔慟哭
五月飛秋霜蓋亦用之

讓開府表

羊叔子

有隱才於屠釣之間注引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
 記曰呂望以漁釣于周西伯案呂氏春秋云太公釣
 於茲泉遇文王水經注云磻磻中有泉謂之茲泉積
 冰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丸谷說苑云呂望年七
 十釣於渭渚是太公之釣諸書皆然此兼言屠者史
 記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索隱引譙周曰呂望嘗
 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與尉繚正同離騷經亦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固相傳有此說也本
 書任彥昇為蕭揚州薦士表云藏器屠保注亦引鵠

冠子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為證

勸進表 劉越石

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碑案晉書元
 帝紀冀州作幽州下別有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則
 此表冀乃幽之誤也錢氏大昕晉書考異云匹碑傳
 不言封渤海公然帝紀載勸進者一百八十八人匹碑
 列銜亦作左賢王渤海公與此表正同殆本傳有遺
 漏與

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案元帝紀云
 帝移檄四方銜天下之兵剋日進討于時有玉冊見

於臨安白五麒麟神靈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
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建武元年卽王位四
方競上符瑞卽此所稱及下文云一角之獸連理之
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是已

爲吳合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士然

成湯草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注引漢書酈生日
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
湯之後於宋案大戴禮少間篇成湯放桀遷姒姓於
杞與此正同而樂記及史記夏本紀世家皆言武王
封杞或以爲非然史記明云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

克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是湯所封之杞久已失國武王乃復封之故漢志陳
留郡雍邱下亦云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
也酈生說士欲高祖封六國後故於封杞及封宋皆
溯其始言之耳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言投與上言
封有別鄭注云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
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疏引發
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是也又
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彼
疏與詩有客疏引鄭注云微采地各微子啓紂同母

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伐殷後承湯祀攷史記言微子歸周武王釋之復其位如故始是仍居采地如畿內稱子之舊後移之於宋而爵未崇至成王始加封以宋爲上公與。又案馬氏驥繹史後論曰微子歸周之說非實也孔子曰微子去之初不言其何之殷本紀云微子數諫不入與太師少師謀而去其後比干剖箕子囚二師乃持其祭器奔周二師不言何名而周本紀以爲疵與彊也是當日蓋有持器以歸周者而非微子至宋世家則又謂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遷之自爲牴牾如此

夫微子之去其自籌審矣度紂終不可諫身爲懿親姑遜避於荒野卽其自靖之言觀之惓惓忠愛恐一旦溘先朝露則無以穀我先王惟是各盡其所自獻未暇計及身之禍福顧忍以重器適他人乎若左傳所云面縛銜璧特楚臣權辭以導其君未可據也况入殷之後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遍舉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遜荒未之獲也迨武庚旣叛而誅始封微子於宋以備三恪然後微子於此義固不可辭爾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亦云論語馬融注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就旣

定卽先決計長往武王求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武王崩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也若使宗國阽危之時則愬然而遠引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而來歸孔子肯以仁許之邪二說持議甚正意皆主封宋在成王時殷本紀與魯宋管蔡世家竝同張氏膠言謂留侯世家載酈生之言及陳杞世家又以爲武王封之自相矛盾今謂陳杞世家但言殷破周封之於宋不云武王殷破者卽書序黜殷命也留侯世家乃述酈語與封六國事相印證不能改易非史公自爲說此不足病其矛盾者在微子於

克殷時卽歸周旣云肉袒面縛是兩手已反縛矣下又云左牽羊右把茅實不可通張守節正義已言之此自是史公疎畧處也張氏又云呂覽廉誠篇載武王使召公盟微子曰世爲長侯則知初封宋爲侯爵孔穎達言微子初封不知何爵者蓋未檢呂覽余謂呂覽之文與莊子畧同其云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

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如其然則是
周末伐殷之先已以侯爵餌微子并預指其封之於
宋而微子亦龜勉從之直視項伯之傾心漢高殆有
甚焉宜馬氏斥莊生為放誕誣聖而呂賈從而信之

也顧可援為實事乎

附案如前說微子之歸周在武王時可圓樂記之義如後說歸

周直在成王時二者雖異要皆謂宋非微子之始封疑樂記因武王封先代之後而連及之耳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傅季友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注引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
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關閩
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案注意似以慕容為

外虞徐盧為內難故不他引然徐盧亦正在外非內
也據宋書武帝紀義熙八年公知劉毅不能居下誅
其從弟藩及謝混自襲江陵殺毅九年殺豫州刺史
諸葛長民十一年又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休之奔
秦所謂內難當指此等也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彥昇

驃騎上將之元勳注引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
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案余氏音義云漢
書百官表霍去病傳不言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續
漢志曰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

三公上言以王故卽非驃騎將軍本在三公上也東
觀漢記曰驃騎將軍位次公蔡質漢官沈約宋志並
云位次丞相韋昭辨釋名曰秩本二千石晉志曰位
從公齊志曰驃騎將軍加大字位從公徧檢衆書知
李氏注誤引非漢書古今本異余謂據百官表漢初
仍秦制主武事者爲太尉次丞相一等元狩四年置
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
位在司徒上漢官儀曰王莽時定三公之號曰大司
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因而不改然前表已云司馬
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續志云將軍比

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
將軍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
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爲卿
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是彼時大司馬實爲三
公之首而衛青以大將軍爲之霍去病以驃騎將軍
爲之也續志又言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爲大司
馬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和帝以舅竇憲爲
車騎將軍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
在公上安帝時鄧騭亦然蓋中間又稍訕而後益隆
矣

尚書古稱司會注引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鄭注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案今鄭注作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賈疏云主天下之大計者司會職言逆邦國都鄙官府是句考徧天下云若今尚書者漢之尚書亦主大計故舉以况之也據百官表尚書乃少府之屬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員五人續志云尚書六人凡六曹劉昭注亦引司會鄭注爲證又尚書令一人秩祇千石尚書僕射一人與六曹尚書俱六百石尚不及太僕鴻臚然則此尚書比司會者約如今之部郎耳若續志云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

書事注引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此直是百揆之職與六曹尚書尊卑懸殊李氏引作主天下之事誤也宋書百官志於尚書云舜命龍作納言卽其任也下亦引司會注而後又以爲東京太傅錄尚書事及王肅注大錄萬機之政云云數者混合爲一殆不然

中書實管王言注引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案宋志有中書令一人中書舍人一人中書侍郎四人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又有祕書監一人祕書丞一人祕書郎四人下云魏武帝

為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置中書令而祕書
 改令為監晉武帝以祕書并中書省監謂丞為中書
 祕書丞是中書與祕書曩為二職後乃并一職也志
 又云惠帝復置著作郎掌國史周世左史記事右史
 記言即其任也魏世隸中書晉武世繆徵為中書著
 作郎元康中改隸祕書後別自為省而猶隸祕書著
 作郎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故此云管王言矣

為蕭揚州薦士表 任彥昇

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辨注引摯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
 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

莫知者攸對曰鼯鼠也問何以知之對曰見爾雅詔
 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案爾雅鼯鼠豹文鼯鼠郭
 讀以豹文下屬云鼠文采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
 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近臧氏琳經義襍記云
 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
 文選注同水經注穀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世祖嘗
 宴於此臺得廷鼠於臺上攷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
 事諸書皆言竇攸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
 篇承襲其說辨亦見宋玉 琳野客叢書又唐書盧藏用傳其弟若
 虛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職方辛怡諫謂之

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
 形小一坐盡驚段氏謂他人讀爾雅皆豹文鼯鼠為
 句許讀鼯鼠豹文為句其是非訖難定也許書有鼯
 無鼯疑爾雅六字為一物

文選書曰水獺其獺水云靈臺賦水近風榮
 黃節臺文賦東太平時黃節其黃其寒節其黃節
 等氣頂絲軍賦文賦黃節其黃其寒節其黃節
 鼯鼠豹文不風云鼠文采時時許黃節黃節黃節
 案爾雅賦之言也鼠在西案爾雅鼯鼠豹文鼯鼠
 莫賦書曰曰鼯鼠也爾雅賦文曰曰鼠而鼯鼠

